現象漫畫

2.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40 4701B

現象漫畫

窮富之比

直到今日爲止，未會聽人說過中國可以算得是富强之國，至於將來是否會富强起來，如用歷史的法則去看，似乎不難曉得點兒端倪。我常時這樣想：中國的窮固然是窮定規了，原是一些也勉强不來的事情；人家祗要站在大門外邊伸長頸子往裏瞧了瞧，就會瞧出一大堆破綻來。這一大堆破綻有的是我們自己弄出來的，有的是人家替我們弄出來的，歸根到底，還是我們自己先有點兒不得勁，纔一代不如一代的衰敗下來，結果，把這麼一個體面的大戶人家弄成這樣一個不中看的破落戶了。

但是，說句自打嘴巴的老實話吧，從種種方面看來，我們自己委實又未見得有點兒什麼不得勁的地方；人是越過越聰明，越聰明越有辦法，許多當初意想不到的手腕與策略，現在是一一見諸事實，而且簡直是多得不足爲奇，單拿這一點講來，已經是値得誇耀的了！論常理，中國在這班人手裏，日以繼夜的打算着，該早就富强起來，事實上又未必盡然，反而多出了些岔子。這樣一來，說富强固然希冀不到，說馬虎對付下去又有點不可能，那末，這班人的聰明處反而是其愚笨了，這道理倒也有點兒費解。

我們自家的窮的實情既然如此，已夠我們駭怕；可是，更夠我們駭怕的事情還有。據日人統計，我們中國的國富以日金計算，是三八，二八九·○○○·○○○，這數字粗看上去，似乎不算是少了，可是，再和人家比較起來，就變成最矮的矮子，相差之遠實在叫人聽了駭怕。這比較下來的結果是；美國國富總額七六二·二五六·○○○·○○○，英國二三六·三二○·○○○·○○○·○○○，法國一○三，五三○·○○○·○○○，日國一○二·三四三，○○○·○○○，德國七一·六八五·○○○·○○○，意大利四四·七八六·○○○·○○○，據這比較結果看來，美國不愧是黃金之國，老大哥自然該讓他來做的，英國雖也富有，但與美國相較，未免又喫癟。至於我其後，不得不屈居二位，也是理所應該。至於我們中國較美國相差達六十倍以上，較英國差五十餘倍，卽較日本亦差十餘倍，這還不更夠我們駭怕嗎？

可是，單祗是駭怕又有何益？不曉得那班絕頂聰明人能不能想個辦法出來，庶幾在將來的統計表上，來它一個後來居上的大數目！這原非事實上做不到的，只要聰明人的辦法能夠實際一點就行。

看了人家這樣富有，我們這些窮民免不了眼紅，其實，這個統計是不是精確，是不是日本人有意和我們這破落戶開玩笑？也値得考慮一下的。不久以前，美聯社就有過這麼一個由華盛頓發出的電訊，那電訊告訴我們「美國自稱富有之國，文明之邦，今亦捉襟見肘矣」云云，這樣說來，美國這位老大哥簡直比我們好不了多少，也許正和我們中國一樣天天鬧着窮。其實，人家早就一點不裝假的告訴我們，說是據美國全國住宅管理會麥肯泰宣佈：全國住宅百分之四十沒有浴室設備，百分之五十不衞生不堪入目，有五百萬住宅未裝電燈，有四百萬家是鴿籠式的合居。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位老大哥家裏也是個貧民窟，和我們正不相上下呢！

如果這位老大哥幷非有意哭窮，倒是件很値得玩味的事情。我們既知道美國尚且如此，那末，英國法國日本不將更等而下之嗎？這樣一說起來，大家原無窮和富，簡直是庸人自擾之吧了。這消息讓我們被派作窮國之民的聽到了，該當如何的歡喜？我這篇窮富之比，在這種情形之下，簡直找不出結論來了。

第二期

（封面說明）**掌心中的人物**

大勢力提任小勢力。大資本提任小資本。陳陳相因，永無已時。此爲社會通常的現象。萬籟鳴作。

（底面說明）**慾**

潘思同作。

國畫

金沫作

遊春遇見魯迅記

瘦鵬

我是喜歡魯迅的（此句是做魯迅著「看蕭和看蕭的人們」首句的筆法而作）。最近看過散文集——南腔北調集僞自由書准風月談，他那種尖銳潑辣的筆調，眞是切中時弊的力作，令人讀去，倍覺有趣。他自己說過：他做文章，就是好取「類型」(?)。有時雖然也是「一肢一節」的，但是拚湊起來，就成一個有血有肉相貌全備的完人。他的作品，相信傳至若干年代而後，也仍會保持它的社會價值，我想。不過我並沒有要看他的意思。因爲我非當代文人，不必妄作非分之想，高攀作家做「我的朋友」；又不要寫什麼「魯迅訪問記」（此時也實在不容易可以訪問到他），表示自己也與作家有過往還，因而一登龍門，馬上身價十倍。總之，我決不這樣妄想。

春天悄悄地降臨到人間，眼見得又將悄悄地離去了；春光明媚，氣候醉人，可惜我春天還沒有出門去過。生活的重壓，精神的苦悶，消磨淨盡了我這遊春的雅興。我雖然年青，但是那一股青春潑辣的熱情，似乎已經把我隔絕得遠遠地了。

二十世紀確乎有些異樣，降至今日，季節似乎也反常了；過去冬令春行，現在又春如冬令，依然寒氣侵人，晴少而雨多，「天朗氣清」的「良辰佳日」，——雖說春光明媚，却又不可多得。天天枯守在斗室之中，刻刻埋首於筆墨之間，就是我這個素乏野遊的豪興的人，久而久之，也會有感覺悶得透不轉氣來了的時候。

於是我也打動了凡心，忽然引起一個想要去走散走散的念頭；但又不是嫉妬春全被人家佔去了，自己也要去及時搶得一點，不過我只是要出外舒暢那麼一口悶氣而已。

恰巧有一天，太陽畢竟露出了它美麗的影子，如其稱爲「天朗氣清」，差尙適宜。我也忘記右腿初生一點痞疤之疾，下午就與二三同居的友人，拐著一條隱有痛楚的右足，浩浩蕩蕩，沿北四川路前進，奔向虹口公園，說是作首次遊春的壯舉去了。

虹口公園，依舊是那樣一副落寞的色相，春天到了，也還沒有顯示怎樣的鮮妍標緻，逗人愛。這大概是俗人的俗眼之所見吧？園景不佳，與趣似乎是壓榨不出來的，不免感覺得有些無法久駐的苦惱。順眼參觀了一

回「友邦」大日本海軍陸戰隊豪頭緊手你打我我打你不知是什麼的操演，也沒有什麼憤慨，也沒有什麼感想，（並非鄙人不懷同仇敵愾之心，實在因爲當此親善而又好轉的時候，不宜有此大煞風景的獨腳戲，讀者諸君，是不是？）就意與闌地跑出園瑚門，所謂首次遊春，就完。

園門既出，行焉徐徐，好像全無目的，不知「何處去」好；所幸不曾反向朝北而走，大抵還是有點歸心吧？走到內山書店門口，見玻璃窗櫥貼有一紙廣告：魯迅著再版准風月談。忽然憶起了：有些人說魯迅近來發行的散文集，都是內山出版的；又有些人說及魯迅，總要提到魯迅是常到內山去的。不錯，不久以前，就有一個朋友，確在那兒見到他過一次，還聽他說了一些又幽默又沉痛的妙音壯語，歸來爲我津津樂道不置。內山書店，我從前也曾提心吊胆的去過兩趟，那是自充「漢奸」，去買「仇貨」的。但我此時沒有要進去的意思，而且魯迅也不一定就正在裏面。「宮牆外望」一番，想搭車子代步，公共汽車又久候不至，同行朋友之一，就提議索性進去看看，翻翻吧。我還是有些胆怯，不敢，深恐一被愛國的英雄看見，又要疑心我們是「漢奸」，擲個把炸彈，也是常事。但是，最後終於還是溜進去了。

裏面，架子上，橱子上，堆疊的書籍，很多。翻翻看看的，似乎好些都是咱們的同胞。學術是不分界限，沒有「敵」「友」之別的，這也無損於國家的尊嚴。于是我們也加上去，東翻翻，西瞧瞧，雖然目不暇接，但是感覺無味之至。因爲阮囊羞澀得很，並沒有轉過要「買」的念頭，也許是還保要存一分「愛國心」吧？

正待要退出了，我抬頭一望，當中一個書橱的後方，圍坐著一大堆人；中央置一小方桌，咖啡杯，點心碟，擺得很齊整。說說笑笑，極其閒雅，聽去似是日本話，雖然我不懂。穿西裝的人，以相貌觀之，分明是典型的日本人。其中獨有一個穿中服，着黑棉袍，形似中國人的，也夾在其內。他坐在偏左的一方，中等身材，面容衰老，滿刻著深刻的皺紋，一臉鬍髭，頭髮也大概許久失理了，一望就知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手裏捏住一塊蛋糕，正高舉往嘴裏送，要說話，因又輕輕放下。他也打的是和語，態度溫文爾雅，不大笑，間或點首示意。那些翻書的朋客，都禁住目光注視著他。我一時好奇心動，也引起了一番注意。腦子裏立卽映出樣樣的印象，此人彷彿是在什麼地方曾見到過似的，就小聲問我那同去的胡君道：

「你看這人到底是誰，似乎很面熟？」

胡君還正在翻得十分起勁，一聽我的問話，就使出一點驚奇的形色，摸不著頭腦似的反詰著：

「在什麼地方呢？」

胡君照着我所指示的方向看去，仔細注視過一會之後，就若有所悟的樣子，高興地對我耳語起來：

「莫非就是魯迅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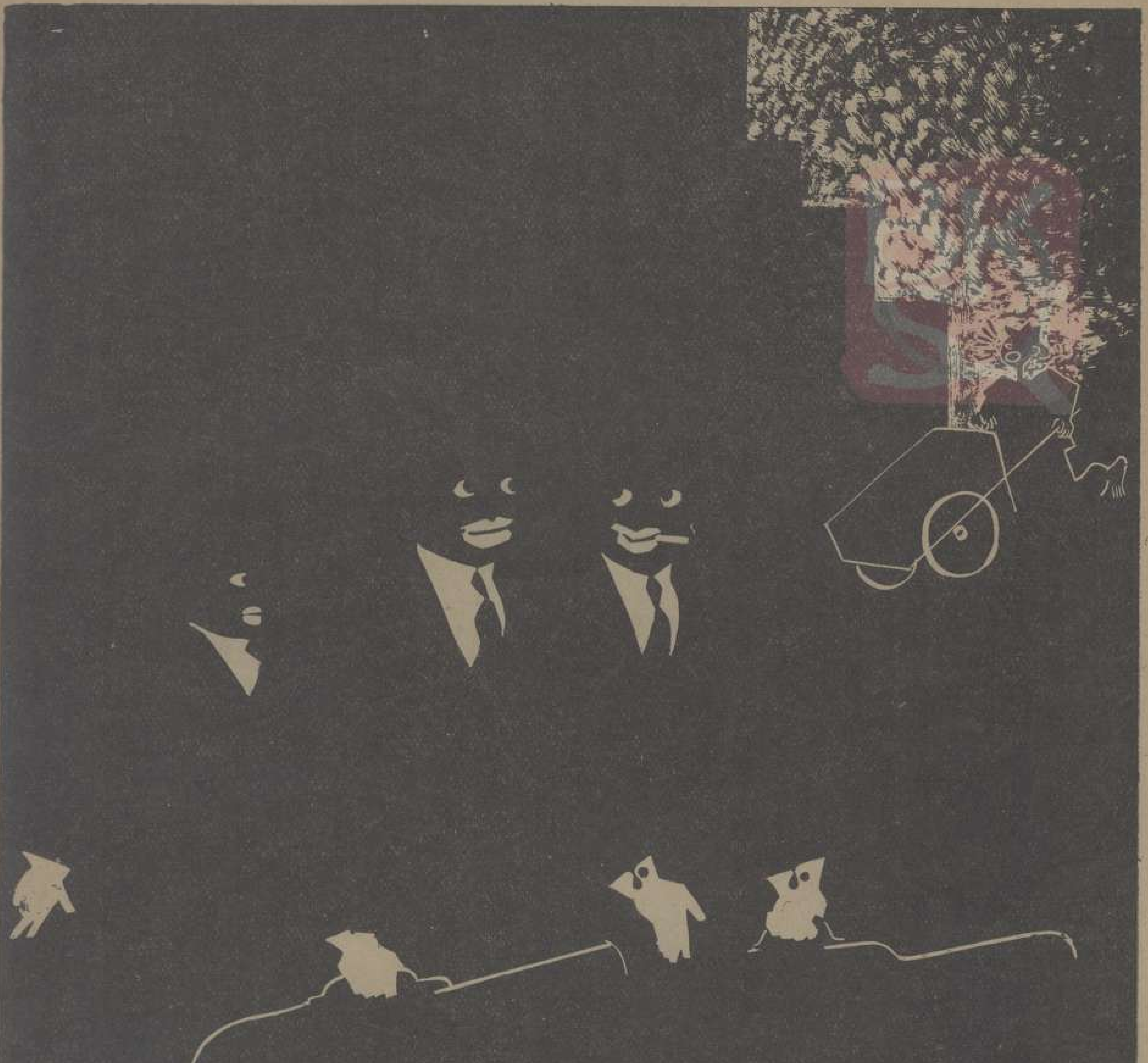
我經他這一說，覺得果然不錯，魯迅的畫相照片，是見過不止一回的，就全然肯定的答復：

「確乎不錯，却不料今天眞正在此遇見了。」

還有同去的兩個朋友，至此也發見這位中國的大文豪，不免又咄咄稱奇，又頻頻注視。他大抵也知道有人在注意他，不時掉轉頭來看，這更給予了我們一個正面的認識。不過，却不好意思再去十分的逼視了，他也是一個如人們一樣的「人」，並無什麼奇質異稟，就帶著欣悅奇遇的快感，渡出了內山書店的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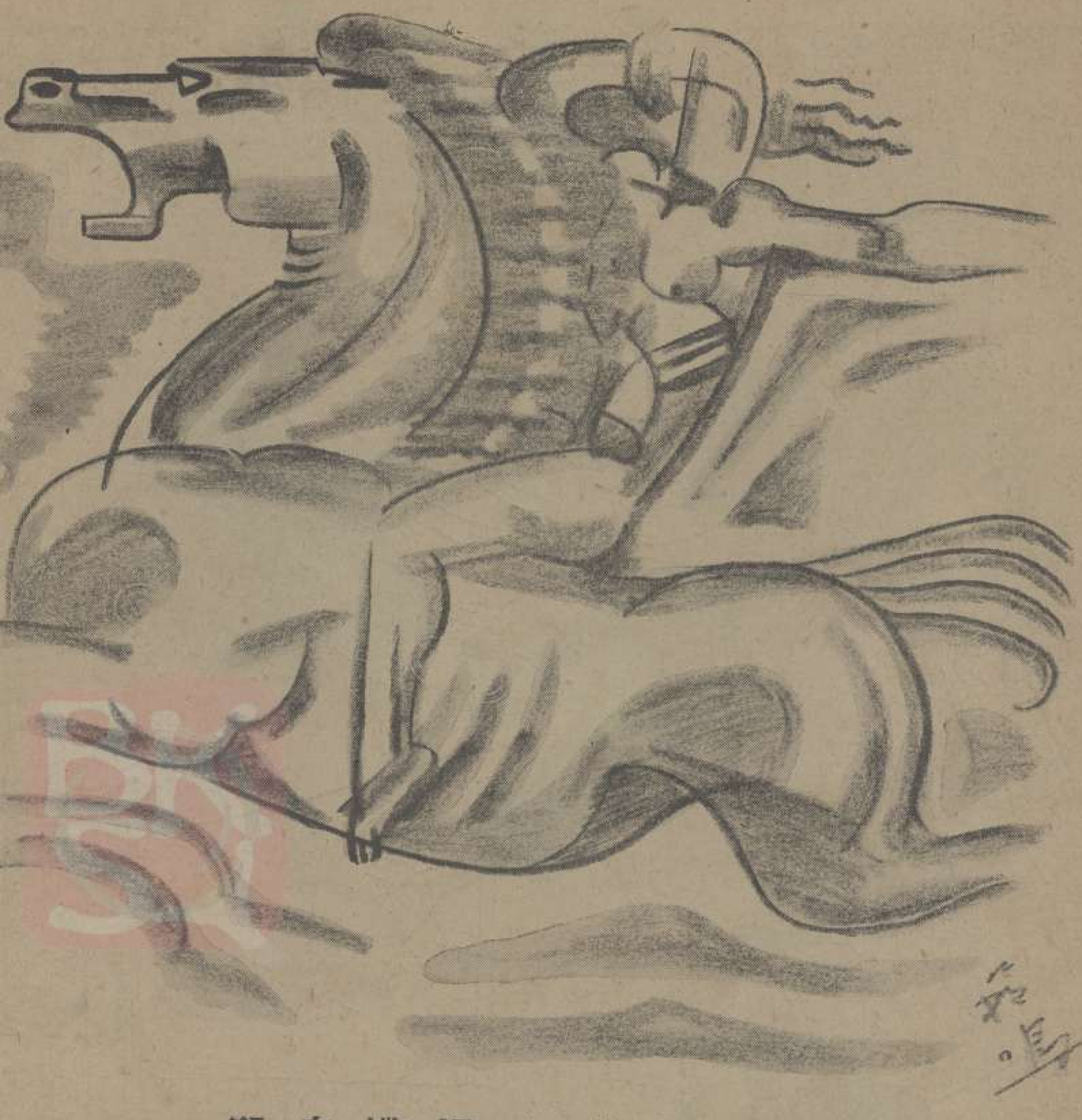
坐在車中，心潮猶不住的起伏，遐想與漫感，一齊奔集到我腦海裏來。這位中國文壇的老將，相貌是這樣的平凡，粗粗一看，準以爲他是昏庸腐朽不堪的，可是他那尖銳的筆鋒，伐起來還要勝過一柄利刀，亦怪傑也哉。記得某些刊物，常時登載一些消息，不說魯迅已於某日離滬起平，就是魯迅如何如何，現在他却依舊穩坐在這地方，足見這些都不免是流言，不可置信。當年蕭伯納來華時，在上海一見魯迅，頭一句就說「你就是中國的高爾基」，這就毋怪其然了。

一九三五，四，一〇，上海。



張樂平作

晨光曦微之都會



力與速

萬籟鳴作

阮玲玉復活 胡蝶自殺

平　君

「中國人眞不愧是皇帝子孫，受過五千年文明洗禮的，其聰明處實非野蠻的東戎西夷所能望及。

人家費心費力的運來了飛機大炮要和我們打仗，嘿！我們抵抗的方法簡單得很，只要幾把白鐵大刀，就可決勝於疆場之上，什麼兵工化學，什麼機械萬能，上海人打話談也勿要談。

這是硬碰硬的利害處，軟的呢？軟的也有，遠如兩年前梁作友的毀家救國，戴院長的唸佛救國，近如老爺們的讀經救國，祕書長的馬車救國，放風箏救國，姚錦屏的女變男身，噫嘻，中國人之聰明豈東戎西夷所能夢想哉！

可是這些聰明人都還是些大亨，比如提倡大刀救國的是名流大將，提倡唸佛拉馬讀經放風箏的，更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卽梁作友雖是黃縣措大，但曾大闊多天，當然命裏也有三五分貴氣，就是姚錦屏也是一位官家小姐，這裏大亨階級的人本來是民衆精華，聰明絕頂處，還比較有理可想，現在確連到一般洋場無賴也跟着聰明起來了，國之將與，必有祥瑞，必多賢者，旨哉斯言。

電影明星阮玲玉死了除了有許多血圍巾在舞台展覽外，而且還會活捉張達民，還會復活，還會在中山縣被捕，號外喊得滿天響，小報販大發其財！阮玲玉這樣看來，眞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了。

說到聰明，這還不能算是透頂，強中更有強中手，好的還在後頭，阮玲玉復活不算數，胡蝶居然又在海外自殺了

『快報來哉！看到電影明星胡蝶自殺……』

『啊喲！胡蝶又自殺哉，噲！幾個銅版一張？』

『三個銅版』

『噲！快報…快報……』

電車裏居然被鬨動了，一張三個，十張三百，一百張三千，一塊錢，三千三百廿。

從阮玲玉的復活，胡蝶的自殺裏，我更認淸了中國人的優秀，（雖然我並不是外國人）大至救國，小至發財，均有他特出的大道，豈東夷西戎所能及哉？豈東夷西戎所能及哉！

噫嘻，賢人輩出，上下一心，各變戲法，各有巧妙，五門八花，無奇不有，誠中華民國之福也。

理智之變態

偶然的慾情的斜屈，而形成了理智的變態！眞多着這渾渾噩噩的傢伙。

年青人誰沒有熱情，老實說誰不是戀之愛好者，A先生當然不能例外，經過相當期間的追求爲了若干的缺點，終找不到相當的對像，疲於奔命了這些，便變成了個戀之厭惡者，於是開口便咒咀着女性，閉口便厭惱着戀愛；A先生的理智是標準的不能夠獲到相當的慾望而起了變態。

B君是個毫無實學的傢伙，靠一張占面部面積最大的嘴的亂吹，總算混得口飯吃，根本他不懂得什麼叫做一元論，什麼叫做唯物主觀，甚至不了解什麼叫做社會，什麼叫截理論，偶然他看見了太上老君的威應篇和某之僞君子的戒色論認爲最合流行的論調，便大擺大樣的批評軟性作家的意識斜屈，感覺主義的色情文化者的不應該在女性腿下討生活等亂吹起來！可是春天是暖洋洋的，B君也感覺到在某種情形之下，有了某種生理的需要，在他冬瓜般的腦袋裏也感覺到女性腿襠下的生活之趣味化，饑不擇食的向那裏亂鑽，終於爲了不懂得女性胯下的討生活的藝術而鬧下了亂子，祗得苦着臉去找X醫生去。

空着肚子要餓，要吃飯不得不有相當的騙飯吃的幌子，C先生養的長長的髮與鬚，穿了油條般的衣服，他說他是名士派的國學的正宗，C先生會畫幾筆比廣告匠更不如的油畫，穿上了破西裝，養長了頭髮，載上了大領結，他說：他是藝術界的無上的大師。

喜善厭惡是理智，像A先生的不能獲得相當戀之者望而起了變態，同樣乞丐的厭惡與咒咀自動車與大洋房的享受，無賴之欽羨公子哥兒的生活，而咒罵公子哥兒的生活，都是像癩蛤蟆吃不到天鵝肉而引起了理智的惡態，那是普通狀況下一般的滑稽。

秦淮水丐

秉雯

——A Remembrance

一過端午，剛巧是貢院街前的茶市散後，密排排泊在石欄邊那些掛燈結彩的大畫舫，等會兒就要鑼鼓開場，那歌喉，那笑貌，絕計不是古老的興趣了。另外，那些水上的游艇，一隻隻鶯鶯似的，頂上張着白布或鉛皮的篷帳，四面不遮眼，艙裏有精緻簡單的設備，適於飲茶吸烟嗑瓜子玩女人，如果躺在船頭藤椅上納涼，讓船在水裏慢慢的淌下去，一路上，鄰舟儷侶的風情，河房水榭的無邊風月，夠人迷惘的了。

染了詩意的秦淮河，日影西斜時更是笙歌雜沓，到了極盛時代。這時候，往往會聽見相隔不多遠的水面上或者就在你雇的這隻船邊上，彷彿有着亂踢亂咬的牛吼的聲音破空而來，那就是歷來被河上遊客們稱道的「浪裏白條」的乞丐了。

這水丐是中年壯健的漢子，用一塊褪了色的花布包紮着頭，大眼睛，蒜頭鼻子，木魚嘴，兩耳根以下的兜顋鬍子根根翹起來，把他的相貌越發弄得像舊小說裏的英雄豪俠模樣，什麼「浪裏白條」，「混江龍」，「翻江鼠」等類的名號就被河上的遊客們亂嚷出來了。這像伙終日蹲在水裏生活，是魚蝦最親密的朋友，聽說他還有老婆兒子，住在有名的寒窰東關頭城牆的石洞裏，他終日泡在水裏得來的一些錢，除開銷，剩餘的還可過得秋冬兩季。他的命運是跟秦淮河的船戶一樣，光靠夏季賺幾個錢，圖個溫飽；天一交秋，天氣漸漸涼起來，遊船的人絕了蹤跡，就沒有法子可想了。

這水丐的水中本領，有點傳奇式的意味；他可以入水尋取遊客們老遠擲下去的銅板銀角以及種種值錢的東西，而毫不覺得困難，而且時間也極短，你祇要擲下東西之後，嘻嘻哈哈一下子，他就尋到原來擲給他的東西冒出水面來了。

遊客們都熟習了他，聽到牛吼的怪聲就知道是這水丐來了。當他們厭膩了油頭粉面的風流遊戲，這水丐就代替了一部分被侮辱被玩弄着的不幸的人。

有一次，一隻小艇裏出局的姑娘落了一隻金環在水裏，這該受譴責的姑娘眼看着鴇母鐵青了的怒容，惶急得哭出來要投水，虧這水丐拯救了她。

『爲什麼不留着慢慢的撈？』河沿上一位看客替這水丐可惜着。

『當婊子的，唵唵，當婊子的』！

他對河沿上以及擠在花船裏瞧熱鬧的看客們不期然的苦笑了。

那一年，秦淮遭了禁娼的末運，無邊風月祇剩了一灣流水！船戶們是和那水丐同樣的難於生活了！那一年，一個整個的夏季意外的沒有一點兒出產，那水丐以前牛吼的聲音，現在像從破竹管裏死勁吹出來的一樣，叫人聽了有些毛髮悚然，而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不像以前了，終日在水裏抖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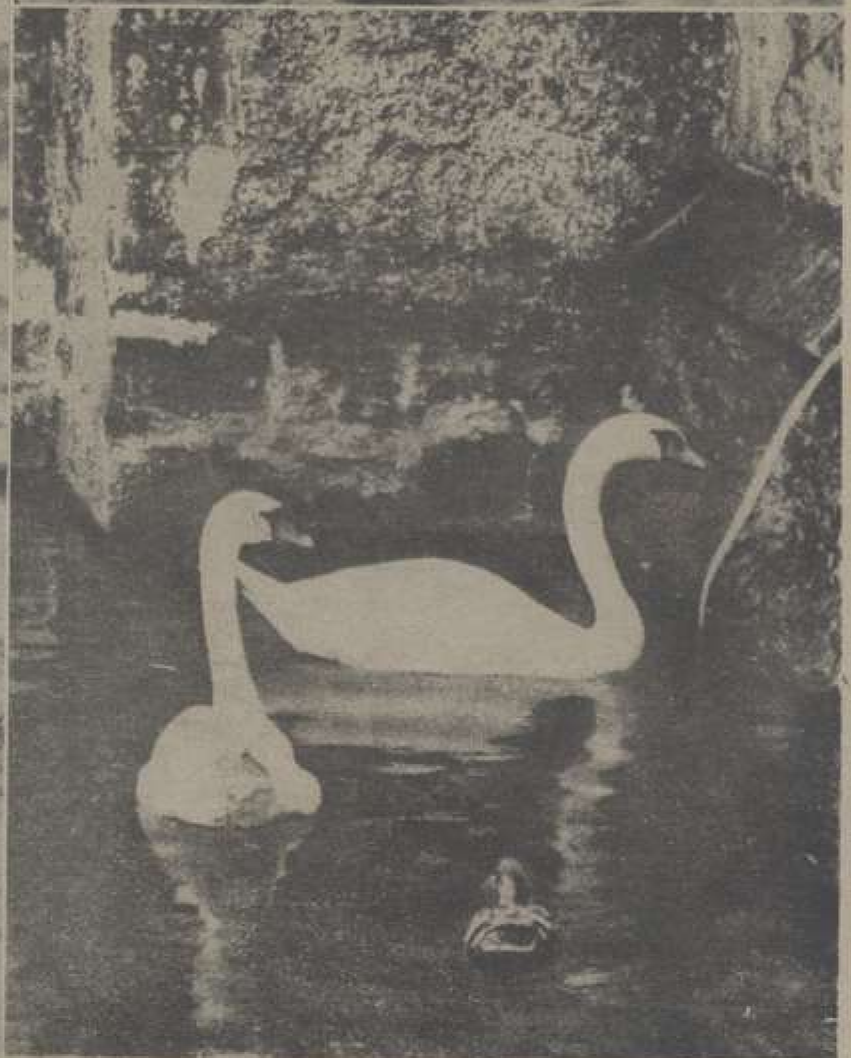
一天傍晚，慘淡的河沿那邊的小艇上有人像以前那樣擲了些錢給他，那水丐彷彿有意逃避這種被人作賤的生活似的，入水後，始終未見他的影子上來。那樣一個比魚大上百倍的身軀，就那樣不聲不響的消失在水中央了。

我們的水上英雄，從那天起，被永遠封鎖在可怕的水獄裏！

集團結婚風行後

阿貓，阿狗，阿鵝，

阿猴，阿貓頭。



吃了香甜餌，不怕不上鈎。

董天野作

一生的追求

幼年追求嬉戲

壯年追求戀愛

老年追求棺材

病院雜寫

三郎

誰也說不出那是一種怎樣殘苛的罪罰，當一個染了急性傳染病的人爲了免去把那壞毛病過給他人，爲了沒有可以一再儘量的請醫服藥的餘錢，不得不被隔絕在那個和世界絕緣了的病院裏，孤零零躺在許多陌生的病人當中呻吟着的時候。在去年端午節前，我就是實際受了這殘苛的罪罰的人，好比希臘大悲劇裏的安悌宮(Antigone)一樣，被活葬在一個「岩石的地穴」裏，那罪罰雖受到了何種程度，可以想見得出來。

至今我還記得那矮胖的白衣看護第一次替我打針時的痛楚，那針管毫不憐惜的戳在皮膚裏，好像被蛇死勁的咬了一口，而那看護又非理想中溫存和藹的人物，時常像和你鬥氣似的大聲呼叱着。果然窮病人到處是不受歡迎的，雖然這裏也是用盡了市民脂膏才不得不支出一部分來裝點門面的所在。

在這裏面看不見一個親切的人，聽不見一聲親切的呼喚，而同病的人除了睡熟時各自做着不同的夢，很少有人不翻弄着那塊掛在病床前的熱度牌子，眼看着那記着熱度高低的藍色曲線有點向上彎的姿勢，不由得不生出一種被綁縛在斷頭台上的惶恍的心情。假使更深半夜，再聽見另一種例如將死的腦膜炎病人尖銳的嚎叫聲，那聲音一陣陣在淒涼的黑暗裏抖顫着，彷彿無數屈死的精靈站在荒野上抱頭嚎哭，那時節，沒有一個病人不意識到死的恐怖，彷彿死神吹起一陣陰風，由那紅紗燈下伸出巨掌隨意來攫取這屋子裏所有的靈魂似的。

誰不希罕自己的生命，誰不希望從「岩石的地穴」裏掙扎出來？在這裏面，都是一羣能夠表示出最高的生之意志的人，可是，這不幸的一羣之間，有些最不幸的人常被兩個穿着院中制服的伕子不動聲色的擡下太平間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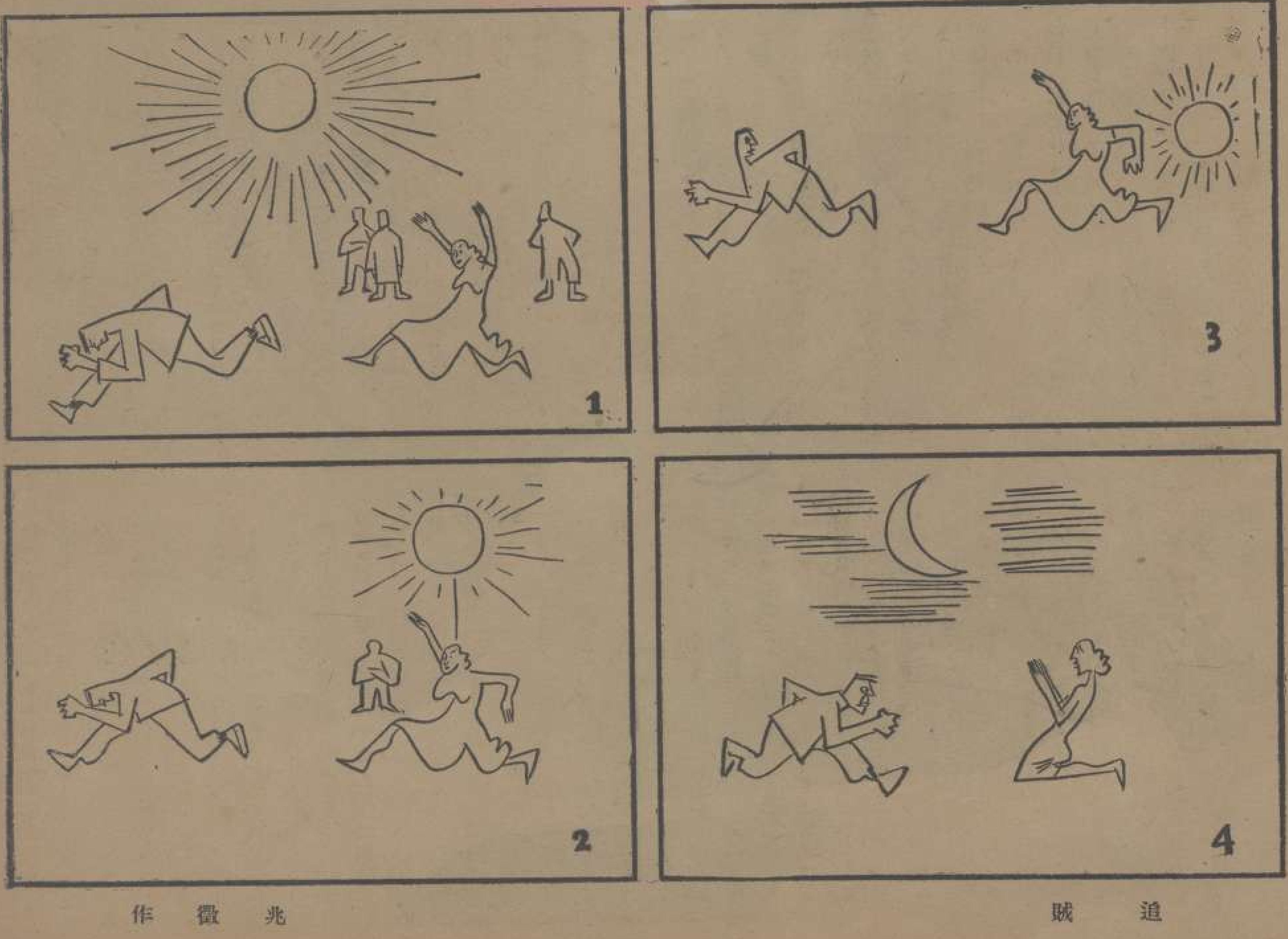
在這裏面，病人臨終的慘叫是很平凡的事情，死了個把在這世界上有着很多親切的人以及無數值得留戀的人事的病人，也是很平凡的事情，看護們的冷酷的臉固然也是很平凡的事情了，但是人類共有的情感，她們似乎不是沒有，有時候，那像一串銀鈴似的笑聲遠遠的傳過來，依然清脆溫柔得可以蕩人魂魄。

這一期

這一期有幾句話需要向讀者諸君一談的。第一，漫幅增加了不少，比起創刊號來要厚重得多。第二，內容是精益求精，無論文或畫都曾經深刻的考慮。我們認爲這兩件事情都是在替讀者打算的，所以特在這裏把這值得欣喜的消息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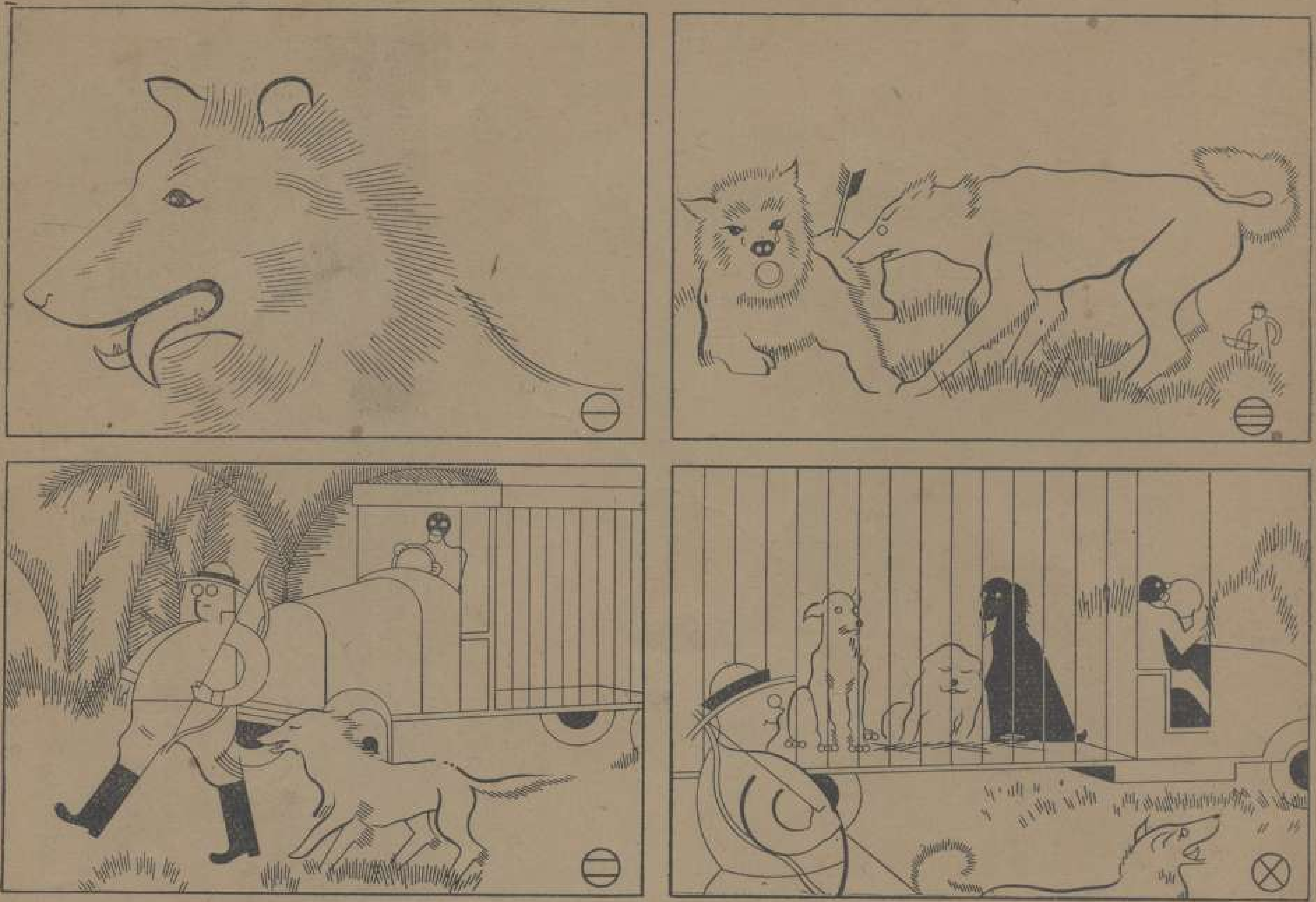
這一期的漫畫注重社會現實的題材，作爲這時代有力的吶喊。此外還介紹了幾位外國漫畫作家的作品，以資觀摩。文字方面，注重小品文的介紹，雖然取材不同，描寫的方式有別，但從這許多文字中可以看出一種共同的傾向來。

這第二期雖已出版，但我們并不否認尚在嘗試之中，希望同情的朋友們誠意的批評與指教。



追賊

兆徵作



走狗　　周汗明作

鄉村氣的女伶

——歸鄉雜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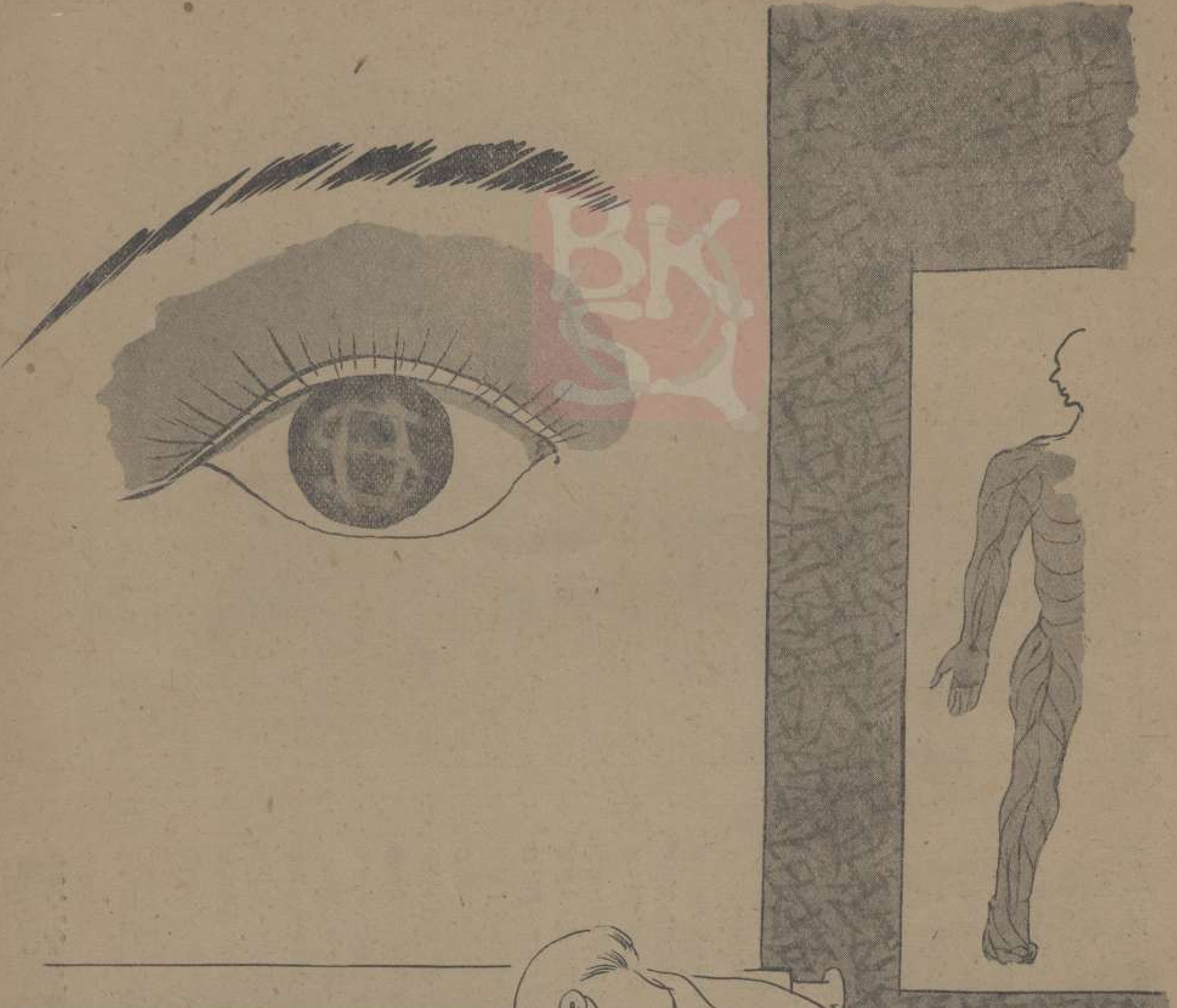
老幹

這裏所說的堂戲實際就是一家人組織起來的清唱班，譬如有這麼兩個會拉拉胡〻的老夫妻，爲了生活沒辦法，再把女兒媳婦教會唱幾齣，就馬虎對付起來了。反正鄉間沒有道地的品戲家，那一句荒腔，那一句走板，絕對不是那一羣目的祇在忘掉單調與疲乏來湊個熱鬧的鄉村聽客能夠懂的。他們祇注意台上那個年青而帶着和自己差不多鄉村氣的女伶是不是把眼風瞟着自己，或是瞟在另外那一個人的臉上，此外都不是他們所需要留意的，卽使他們懂得戲中三昧，也沒這勁兒高與來挑剔這個或那個。這種「堂戲」，雖跟不上點綴都市生活的歌場，如上海的小廣寒，南京幾家大茶館的羣芳會唱那麼夠味，但在消愁解悶這一點意義上講起來，是找不出什麼不同的地方了。

在我曾經担擱了許久的湖風鎭上，就有這麼一家靠此爲生的；那男的名叫福耶，瘦得活像隻老鼠，是一個典型的琴師，他老婆可比不得他會拉那許多京戲的調門，只會幾隻流行的小曲子，至於登台歌唱的却是他的女兒雪貞和媳婦大寶兩個年紀相彷的大姑娘。他們這一家人組織起來的清唱班，以湖風鎭作根據地，在河西那家低矮的茶屋裏搭了一張離地尺來高的小台，上面安排一張桌子，外面套了一塊大紅布製就的桌圍，另外還有幾條長板凳，預備留給老夫妻倆坐的。天一斷黑，茶屋裏就擠滿了人，年青小夥子歡喜坐在前頭，貪圖和她們近些。這些人一邊嗑茶嗑瓜子，一邊蹺起脚來出神的瞧着台上那塗了胭脂花粉怪媚人的臉蛋，他們似乎分辨不出由那薄薄的兩片紅嘴唇裏唱出來的是甜是苦，是些什麼戲文，他們只覺得那飽滿的小嘴裏，盡是些難以形容的神祕與溫柔。就這樣子一來，茶屋老闆的生意好了，賣零吃的生意好了，福耶那一家人明天的伙食有了着落了，可是，這擠滿了人的好景象，有時候因爲鎭上人厭膩了這「水中撈月」的玩意（他們是賣嘴不賣身的），不來做傻子了，就會一晚一晚的冷落下來。到了這時候，他們這一家人的根據地顯得不可靠了，照例的又得全班跑出湖風鎭，在遠近各鄉各鎭市流浪去；等到各處都有了他們這一家人的足跡，約摸已經滙過了好幾個月，看看又不行了，才不得不原班跑回來。他們這種常常這裏那裏的生活，好像有點外國馬戲班的味兒，一羣流浪的覓食者呵！

當我離開湖風鎭的個把月前，有天晚上，在去河西的石橋上遇到福耶。我問起他近來生意怎樣好，他苦笑着推下愁容來，像有一件大心事放不開似的，他對我說起要把雪貞大寶配人家了。最後，嘴裏囁嚅着說：『不能讓她們這麼幹一輩子！』看他那樣兒，我不禁深深的憂鬱起來了！

當時，我心裏這樣想：難道這一家人眞的像古老的湖風鎭一樣，就這麼衰敗下去了嗎？眞的，不衰敗下去又待怎的？這幾年來的湖風鎭，鬧災荒，鬧饑餓，遠近各處都是一個樣兒。一天到晚連肚子都吃不飽，雖然是個年青小夥子，誰還希罕那塗了胭脂花粉怪媚人的臉蛋，那薄薄的兩片紅嘴唇呢？那唱堂戲的一家人，這時候，該早就不在湖風鎭了吧？



據某名眼醫發現最近一般女性眼球上的變化

程柳燊作

車中遐想

雨郁

我有一個愛想的習慣，往往一件小得也許比蚊虫還小的東西，我可以把牠想得天樣大，海樣寬。所以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我想的世界裏通過以後，便會覺她很悲哀或是很歡樂；甚至於本來是一件很歡樂的事情，我會把它想得很悲哀；或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會把它想到很可愛。

在電車裏，往往給與我一個很好的想的機會。因爲那兒的人穠雜得厲害。我尤其喜歡乘三等車，三等車裏面的人更爲穠雜，比起頭等車那些準小姐或準太太或是洋大人來時，可以供給我更多的想的材料。（因爲如果是正式的小姐或太太時，她們又可以有汽車，至少是馬車或包車坐了。）

不要以爲三等車裏便沒有準小姐或準太太了，其實，也多得很，你試走上三等車，也常常會有許多更花花綠綠的姑娘被你發現。但是這便更成了值得想的材料。譬如說，她們既然穿得這麼漂亮，爲什麼不乘汽車或是最低的頭等電車呢？想過後你便會知道是沒有充分的『洋鈿』；但是沒有充分的『洋鈿』爲什麼還要那麼花花綠綠呢？想過後你便知道她是爲了要取到充分的『洋鈿』。

這樣一來，你便不期然而然地看到她底嘴唇，看到她底胸部，看到她底臀部，看到她底白腿，看到其他的一切神祕部份。於是你便進一步去考察，看她嘴唇上的胭脂已經被揩去，許多沒有？看她底乳峯上有不有男人的手印，看她底白腿上有沒有男人底齒痕。這樣，你便會想，想到她在一刻鐘以前，過的也許是怎樣罪惡的生活，或是一刻以後，將過一種怎樣罪惡的生活。想到她昨晚上或已染上了梅毒，或是她已經將梅毒傳到他人身上了；或是想到她將於今晚染上梅毒，或是她將以梅毒很忍心地咬緊牙關傳染給他人，想到她如何在男人面前撒嬌，以引起男人的性慾；想到她如何在男人面前裝闊，使男人不得不將自己底『洋鈿』來與她競賽；想到她與男人在一塊過的是怎樣一種揮霍的生活，離開男人後過的又是怎樣一種可憐的生活；漸漸地你會把你底世界擴大，你會想到東方飯店，想到大中華或是"C.L.Dance Hall"那是他們與男人們開心的地方；忽然，你又會想到地下室，或最髒的貧民窟，那是他們過日常生活的所在，再過，你又可以想到四馬路，想到大世界旁，想到西新橋與東新橋，法大馬路，想到南京大戲院附近，想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戲院附近的外國貨，想到靶子路，想到她們在拖，在扯，在……。

立刻，我底視線轉了方向，透過了玻璃，看到那些比準小姐準太太還卑鄙的小姐太太。看着那尊貴而莊嚴的神情，實在像是神聖不可侵犯。但是，你把X光的眼鏡帶上，你以可立刻去得掉她們那尊貴的衣裳。於是你想，你想她們在去掉這尊貴的衣裳的時候，是怎樣將自己底靈魂在作賤，怎樣以最卑劣的手段，也許比準小姐準太太還要卑劣的手段去吸引男人，去抓取男人底心，漸漸地，你一樣地會看到她們底嘴唇，看到她們底胸脯，看到她們在一刻以前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或一刻以後，將過到一種怎樣罪惡的生活。你會想到他們曾經如何奢淫，此後更將如何樣地奢淫。於是你底世界擴大了：你會想到跳舞場，想到跑馬廳，想到逸園，想到電影院，這些是她們與男人們娛樂的所在。你又會想到皇宮似的住宅，想到月宮似的花園，想到巴狗兒，想到大理石的柱子，想到絨的沙發，想到鋼琴，想到厚的地毯，綠的法蘭西的絨氈，紅的不知名的被，這些是她們生活的所在。這樣，我憤怒了；但當我開始有點憤怒的時候，電車停了，下去了幾個準太太，進來了幾個紗廠的女工，她們穿着幾層都是土布的衣服，但是外面的一件仍是華絲葛的旗袍。她們臉色的黃瘦，令我同情，她們塗的下等雪花膏却使我替她們叫屈。於是我想，在這樣穠雜的社會裏，人底意識是沒有絕對的健全的，你們可憐的工女們喲！你們中了這社會的毒了。

忽然，一個粗大的聲音把我底思路完全打斷了。

『他媽的，三喜子這騷貨眞可惱，她這番居然裝起正經來了。也吧！她既然告訴了她的姘頭要和我評理，我們非給她們一點顏色看看不行，叫那小烏龜也知道一點我們底厲害……。』

回頭來一看，才看見一個衣服襤褸的工人站在我背後。他手挽着電車上的皮條，眼睛完全憤怒得紅了，口中只和另外一個工人在喃喃地說着話。

大家底視線都集中在他身上了，我想聽一聽他們底究竟的時候，電車夫已經在叫了：

『提籃橋到哉，啥人下去哦？』

於是我只得下車了。

但是，在我慢慢地走着的時候，心裏還是胡亂地不知在想些什麼。

剛才載我來的電車已經去得遠了。

（下圖說明） **誤會！**

特寫種種

向榮

一，當作一頁古代中國美學看的虎邱

Nature is made better by no mean, But
nature makes that mean: so over that art
Which, you say, adds to nature, is an art
That nature makes.....
there is an art
Which doth mend nature-chang it,
rather, but
The art itself is nature.

——Shakspeare

最好將自然看做沒有意義，但當我們將自然與藝術相提並論時，就有着自然的意義了，自然的意義是因藝術底存在而存在的。

整理自然，改變自然的叫做藝術，但在另一方面藝術自身就是自然。

——沙士比亞

誰不嚮往於悠遠的歷史意味呢？

是的，古代的追懷，中世紀的情調，纔是蘇州的美妙。

我曾經巡禮過蘇州一遭，仔細地，總想從那座歷史的城市中，發現一處兩處特點，夠看做文化底代表的來安慰自己。興趣所至，幾乎連每個有關傳說或記載的地方，我都加以注意，即使終沒領會到什麼，也並不感覺些兒厭倦。

當我第一次發現蘇州女人走的步伐時，那種幽閒，輕飄，有時卻間以非常速率的短促的步伐，但絕沒帶着現代式底力的速率的強調，我認為這可以代表蘇州文化了，也許還可說是代表往昔東方的中國文化呢。

獨自虎邱四小時的沉吟，更是想深一層地認識些什麼。那些民間傳說，如風壑雲泉，石工的悲劇等，雖明知是欺騙，但也相信了。

對金剛經石刻，因想到佛教那種圓融無礙的宇宙觀與人生觀，我發現了古代印度的辯證法，奴隸的辯證法，「空」的辯證法，一種森林熱帶性的苦惱的自我解脫的思想方法。

忽而一個流星，在我思想的天體內劃一道光明的銀痕，古代中國美學的最高原則，從虎邱含蓄的，樸素的，拙勁的，厚重的，雄壯的情調中放射出來，試體會那一邱，一壑，一鑿石，一溪澗，以及飛橋盆景樹林等，都是自然之所或有，然又非自然之所能有的境地，這不是模仿自然，也不是超越自然，乃是創造自然，即人為美與自然的合一。

二，古城堡之一夜

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秦少游

夏天，一個煩囂的晚上。

古城堡在靜穆的晚禱裏。

我獨自將息將息。指點北固與京口天然形勝，孫吳遺蹟，我南人，且致千載憑弔之意。

遠處燈火，一點，兩點，三點，綠孔雀羽幕從東方下垂，天宇和大地合一了，朦朧的景線，分不清那是山，那是水，原或樹；只好像周遭伸有無數巨手，想摘取上方那幾顆疏落的星星。新月躲在滿天雲段裏，如同一位曼妙的少女，脈脈含情地，時向下方投其安詳的視線。忽而，幾處稀疏的吠聲，破空寂而至，似有人行——不，是萬壑之氣息，是精靈花聚散。這無限冷寞，突又帶來一種無名的恐怖，顫慄向我襲擊，我的血，火也似的燃燒着了更勇敢些，更雄壯些，更堅決些，我的心意，一種冒險的，瘋魘的，克服的，勝利的滿足與慰藉，終于被我得着了，這矛盾麼？不！非常調和的。

我堅持這夜永，雖則太孤獨些，可消受得我的思想與感情的自然馳騁。

我好似世界剛造就時的稚子，或末日毀滅後的孑遺，在無為之境，數着時間的韻律；也好似洪水時代，荒島的飄流者，聽幾回淚打潮音，識幾回天際之歸舟與來時之程路。

白露冷冷，
歸去，此地不可以久留。

三，落花風

茶煙輕颺落花風。

——杜牧之

時間與風是沒有兩樣的。
一陣暗香浮動，無數落花聲音，忽帶來無數景線，
幾朵水仙，星的眼睛，在微笑，在點頭，
蓮華莊嚴的招手，
紅的山茶，一個吻抱，
香豔得可怕的薔薇，一瞥，再一個默契。
淒絕幽閒的，溫婉靜約的，一瓣兩瓣，而今消失在落葉空山，便追懷也何處尋行跡。
丁香呢，幸還夾在我的書本裏，
櫻花在我的足下殘萎，我早已忘記。
……………

一切過去的讓他過去吧，不用惋惜，死滅與存在原是相等，殘萎與華年也不會異趣，你離開我或我離開你，又有什麼分別？永恆底美麗既在我的心頭，我又何必一定要佔有你呢?!

四，太湖散曲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蘇東坡

城市鬱積的煩厭，暫付給城市吧。

壯闊的洞庭，美好的西子，我往昔也曾流連流連，歷代多少詩豪，史乘，佳話，英雄與美人，都沉淪在湖心，我一櫂凌波，已目不暇接，耳在傾聽。

今復來到你這包孕吳越的太湖，我更將盡情容與，你收藏無量，一定有我從所未覩的勝蹟，縱無鱖魚之肥美，或詩還是強寇之所出沒，我也將放任無畏，仍不須歸。

喂，那是黿頭渚公，你的脊梁？我寧雲而上。飛跑飛跑，頃刻間巡禮一遭；分一片山綠，摘幾顆山紅，那管青翠沾衣，流醆濺牙，我如同稚子，皈依自然了，山僧掃葉

相迎，便入山門，啜香茗，具素餐，話彼人間往事，我此時頓覺至小無內——且忘懷吧，城市之煩憂。

當我攀登惠山之頂，望你三萬六千頃，煙波浩渺，雄姿怒發，山島浮沉，布帆明滅，我乃嘆賞不置，偉哉偉哉，爲你擊節。我登時氣慨更不可一世。我願化做天宇，至大無外，可以包容你；願化做森林，用無數巨手來撫摩你；願化做火山，用怒吼用火燄來讚美你。——火！火！噴吧！怒吼吧！宣洩你再也不能忍受的鬱積，發現你的威力吧！

我回憶至此，不禁浩歌一曲，起舞幾回：天堂何殊地獄，自然亦何異人間，能出世而入世，方與造物而往還。

再會吧，太湖！等我回去飽受些磨折，那是我非常願意嘗試的，明年春二三月時，便再來見你。

五，我的哲學

各人有各人的哲學。

光明，嚴整，要強，爲第一義。

假定你發覺自已有什麼錯誤，而來不及立刻加以改正的話，你就堅持下去，反倒從錯誤本身探求眞理或方法，這樣，你定可成器的。

事情過去了，弄糟或失敗之後，你決不要懊悔，甚至連想也不要想牠一下，比方一件東西，失手打碎之後，無論牠怎樣珍貴，你想也不是白費力麼？

你不可不精密的思索，但儘可以魯莽的行動，抓着重要之一點，即以全力赴之，可不惜犧牲，不顧一切。

嘆惜與牢騷是可恥的表示，所以當你受了委屈或吃了苦頭，最好不要做聲。吃虧或上人家的當亦如之，有時反要吃得起虧，上得起當。

人家都沒看到而你能看到的事情，並認定有着極其必要與嚴重的意義，那麼你就任勞任怨做去，憑着你的決斷，憑着你的意志。

在你的集體中，你要自動吃得虧起。

當你獨往獨來，你必須忍受得最大的困難，本來，在某些時候，原無妨獨往獨來的。

你待人接物，應眞情些，熱情些，如果對方一有險詐與不正派的行動，這時，你就立即拿出你的智慧來，儘可能的予以恰如其分的回答。

跌交在地下，應當趕快的忍痛站起來，所以當你不能制服你的敵人，乃反被你的敵人所制服，則千萬不可埋怨對方，該怪自己，你記着就是了。

自己應同情人家，但絕對不希求人家同情自己。乞憐更不要說了，這是可羞的字眼。

最能夠知道你的是你最關切的朋友，或最反對的敵人，最能夠原諒你的也是這兩種人，因此，這兩種人你都不可輕易放過。

什麼叫做所有？除了高尚的理想，感情與意志外，我不懂得牠的意思，連創造都不可冠以此等字眼。

情場中吃醋，治學做事懷嫉妬心的人，那簡直是弱者的特質，你一往直前，旁若無人就得。

痛快是我所最服膺的，生活要痛快（甜頭也罷，苦頭也罷），做事要痛快（流血也罷，用腦也罷），甚至吸煙，娛樂等一事之微。痛快精確的解釋爲絕對，要就不這樣幹，要就完全這樣幹。

經理室對話

丁聰作

經理：我不是早對你說過，沒有大事情是不許請假的嗎？

女職員：是的，我知道的。

經理：那末，你爲什麼又來向我請假呢？

女職員：因爲我的愛人明天要和我去幹一樁事情，所以……

經理：這算得了是大事嗎？

女職員：是的，因爲我們明天就要參加集團結婚典禮呀！

大都會的享樂綫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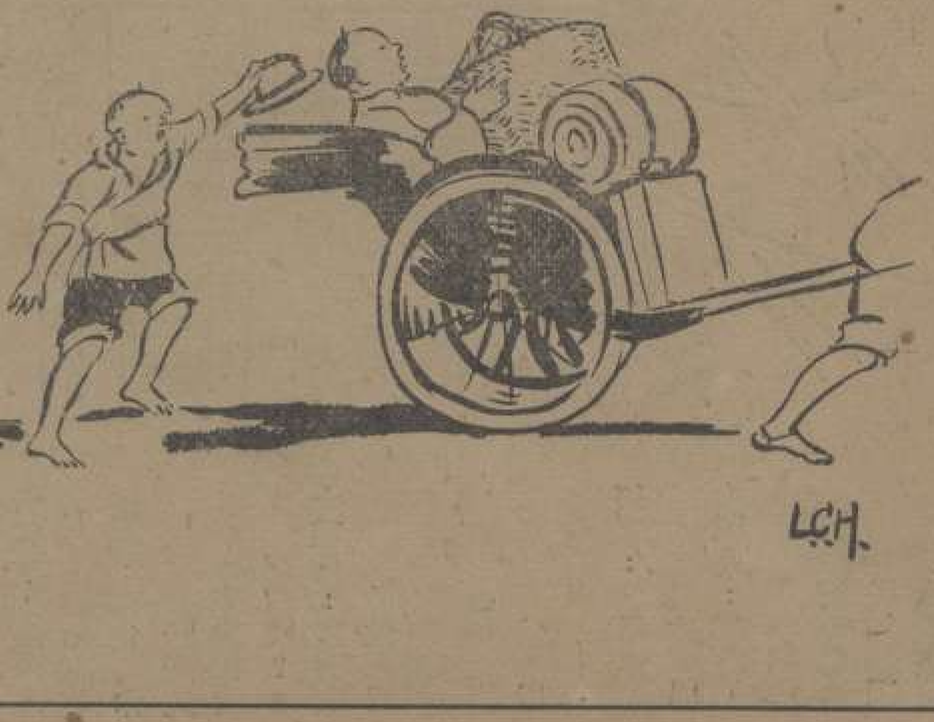
家

落難小孩

宴會

清晨第一聲

機會



不見不聞

黃栗莊作

錢的力量

張樂平作

寶釵
被愛人棄
張織雲

黛玉
以身殉情
故玲玉

元春
東宮加冕
胡蝶

十二銀釵

巧姐
爛漫天眞
陳燕燕

可卿
標準美人
徐來

探春
善理家政
王人美

李紈
良母賢妻
林楚楚

湘雲
瀟洒風流
黎灼灼

熙鳳
美艷多能
陳玉梅

迎春
靜默寡言
胡萍

妙玉
是檻外人
洪鶯

惜春
能書善圖
黎明暉

周汗明作

弄堂皇后

程柳燊作

緣有天成
箭無虛發

江棟良作

鴨子校長

鄭康伯

——一——

這一篇東西的寫來，原是沒有用「語妙」的筆調來描寫的抱負的；我要說，如果要幽默的話，我早就在「論語」出「低能校長」，「我所看見的怪人」徵文題的時候，用世紀的精神將這些寫出來了；來一個直率的口供，我要說，這一篇「校長」也者，原是我試用語錄的體式，寫下這一個校長的眞的人性及眞的事料而已。

這一個校長是常在我們的笑料之中的。

——二——

我初踏進中學之門的一天，是我最幸福，同時也是最苦痛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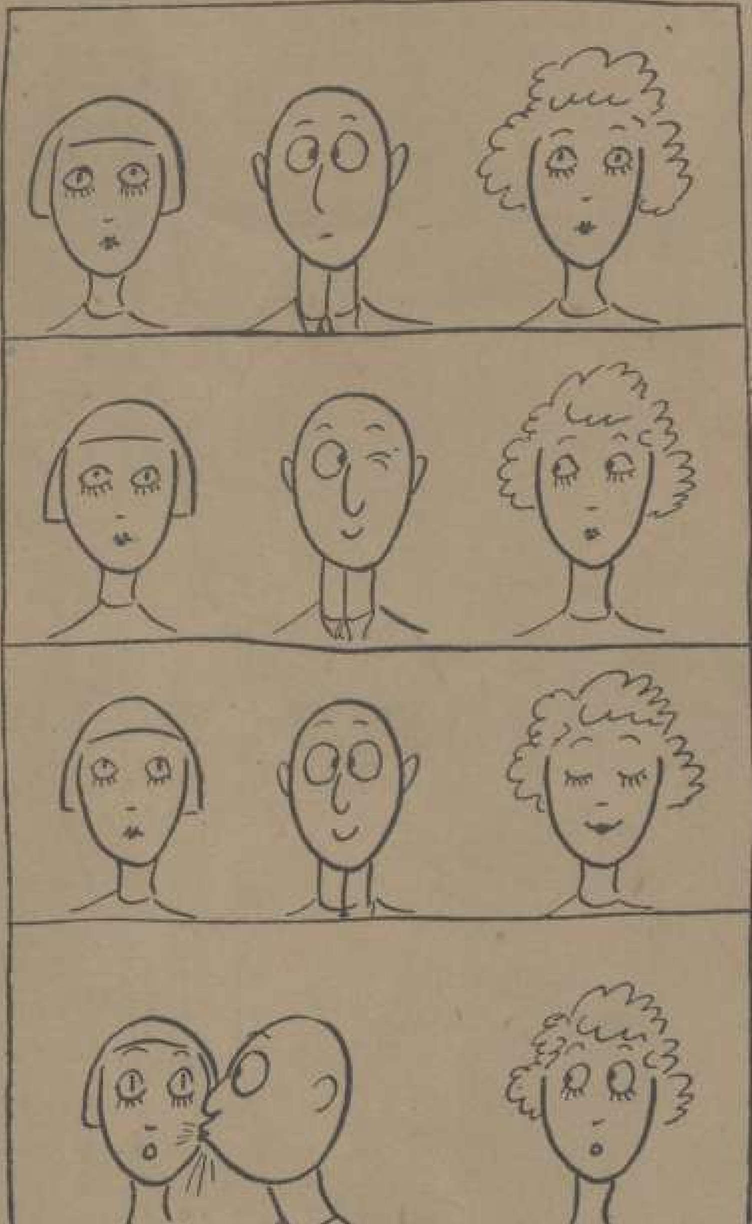
那一天，是我給笑折磨得非常疲憊的一天。

這是明顯地列在我底記憶裏的，那天我起了個生平最早的早起，惺忪着眼走進校裏去，還是闃無一人，于是，便獨個兒坐在大禮堂前的梧桐樹下，瞧瞧這中學風景（至今想來，較今日的大學風光還夠味的），瞧瞧掛在禮堂裏的訓言，風景片，便一直不知寂寞地坐了下去。

直至行開學典禮的時候，我已夠受了曉霧的糾纏了。坐在禮堂裏，儘瞧着那個教職員行列中的中間的一人，他有着一個比女人更肥碩的臀部，一頭油滑的長髮，一身眩目的麗裝，可是，他的身材却比所謂「二尺半」者高長得有限。

第一個走上講台的就是這位矮先生，但是，這時我已曉得他就是此校的校長了，而且，耳濡目染，我也已曉得他也有着一個「鴨子」的綽號，鴨子綽號的由來也，也是起因于校長先生肥碩的臀部。就我們這一羣青年們而說呢，以這一份秀才人情賄予這位「春風廣被」的業師大人，未嘗不是對于這位先生的一份頂禮。

校長先生走上講台以後，除解釋校訓以外，並有很多的訓話，如關于節儉，勤讀，勿吸煙，勿着漂亮的衣服，不消費化粧品：：，可是，在下看看他一身電影明星似的裝飾，看看他划舟似的行步，想想他鴨子的綽號，我不禁失笑了！



這天以後的三天，我得到了一件笑料。是關于這位校長先生的！

原來這位校長先生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學士，是習于放蕩的大學生。雖已是三十歲以外的男人，但對于已生男育女的妻子還有着初戀時的熱愛的存在，每天公畢歸來，是叮囑了自己的妻子開門的，爲甚麼要如此做呢？告訴你，他是要每天歸來在大門之前作一次擁抱接吻的勾當的。

這樣例行了很久，有一天，校長先生或許是在校中就擱了，同來遲了一點，而這一天，校長先生的夫人偏又病倒了，而接替校長夫人的工作的是校長先生的妹妹，這在校長是想不到的，他仍是如擁自己的妻子一般抱吻着自己的胞妹，校長先生的妹妹可急煞了，便趕速地迴避，校長先生却提高嗓子嚷了起來：——

「你爲甚麼要變卦？你……』

及他看到是自己的妹子時，他的矮身子在陰影里更顯得矮小了！

如果說這是校長先生的一箭雙雕，那未免太作孽了！

——三——

校長是以政治手腕來辦學而聞名的。

某一年春假，校長先生爲節省校方的開支起見，便在假前出了一個告白，堅囑諸生在假期中一律回家，是開了一個「無人照顧」的理由。

可是，這在一般路途遙遠的人是辦不到的，于是，他們便聯合起來齊向校長請願，請求准于在校住宿，並提出一個條件，陳述他們自己團體裏公推一二個負責人，承認如在這一團裏有人鬧事，便由公推出的負責人負責，而校長先生却儘搖着他的曾戴過”帽的腦袋，說——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這事發生後的幾天，有人看到校長先生曾翹足立在「點電談數表 的地方笑着。

又在這天以後不多日，地方上的人及校董們的口裏都吐着稱讚校長先生「精明幹練」的話語。

——四——

在下不受這位校長先生的教誨已很久了，據說，現在受教的小夥子們，都已是成年剃光頭，穿黃也單制服，灰色棉大衣的「小丘九」了！

問起一兩個相熟的小夥子，他們都說常害着睡眠不足以及過度疲勞所引起的症候，爲的是這位校長先生幹下了每週實授四十八九小時的課程的聖業。

「爲什麼要將這班純潔的赤子糟蹋呢！」這是一個常盤旋在我意識裏的一個問題。

而自己想起也曾被他騙去幾鞠躬的時候，不禁微微地感到心酸了。

可是，每次告訴我的人都說：「這只學校已在家鄉諸中學校之間成了翹楚」！阿彌陀佛！

漫談牌經

康伯

以「牌兒經」這一類的題材來寫「小擺設」的人，似乎還不多見；這里，我之還不迷戀骸骨而引用「牌經」這個題目來寫點關于牌經的話，倒還算得是件比較新鮮而有興味的工作！

「牌經」這名詞的出典已無從稽考，說它是人類啓蒙時代的名詞固可，說它是人類文明時代的名詞亦無不可；同樣，在現在，「牌經」這兩個字除了還能在一班「賭徒」或「賭棍」們的嘴里成為口頭 外，一般人或許還有的不會熟稔這個詞兒的。說到賭棍，用「世紀的智慧」這一句話來說，他們固然不能在社會上取得較高一點的身價，而成為「印貼追利亞」也固是當然的事。用因果律來說，他們也不會得到善果；再就他們的行品說，自汚汚人也就是他們的 Selfish 的唯物辯證法了。

然而，牌經是不會常時的出現在這一班「賭徒」或「賭棍」們的口裏的；這一般「賭徒」或「賭棍」們賭博的時候，他們都運用着最高的戰鬥的智慧應付着「方陣戰」，一串串的小令的牌經是不會從他們的口裏流出來的。這時，「錢」是他們思想的集中物，同時，「錢」也可以對他們施一種英雄主義的教訓；他們的興奮，他們的趣味，正如廚川白村氏在他的觀照的享樂的生活裏所說：「當生命力奔逸的時候，有時跳出了道德的圈外，便和理智的命令也違反；有時也許會不顧利害的關係，而躍躍于生命的奔騰中，在這里，眞的活着的人味纔出現……」

牌經實在大都出于一般賭錢的婦女們的口裏的；這一種舊小調流行的季節大概在舊歷年的正月至二三月之間的這一段期間，在這時期，歪戴着鴨古頭帽的有閒人邊走路邊哼着這種小調的也是多着的！說起來，這種似乎是患着生理上的神盲症的人的行品，是常在我人的笑料之中的。

再說一般賭女人吧，有閒的時候，拉來幾個同道朋友，作一場葉子戲；在這個場面：有四個女友的手的指縫間都挾着一根紙烟，有在賭友的後壁有默着撲克臉的看「斜頭」的人的場景，于是，有一個引首，頭一扁，唇一抿，牌兒經便成串地麗麗啦啦地從她的口里唱將出來。于是，一個，兩個，三個和着，相繼地。是幽揚，是嘹朗。

再說牌經的唱出，大概是在過遭的寂寞給了她一個感應性的刺激，或者，是在她抹着一付，或者一張「好」牌的時候。

牌經的詞句是極複雜的，牌經的詞語之來大概從牌的數目如「一万」「二餠」「三條」……等的數目字或是牌紙上所刻印着的畫像而蛻化出來的；如「八万」這張牌，便有「八天王做不到」這個詞語，有「七」的數目字的這張牌，便有「七月七，牛郎織女鵲橋會」的詞語等等，這一種語句多是強合而來，是無甚意義可言的！

然而，因為地方區域的不同，各地的方言也就不同，牌經的音調，詞句的唱出也就因地而異了；我們南通的牌經，在我們南通人聽了倒是怪悅耳的！

牌經，在我在鄉間做「野童」的時候，是我最愛聽的聲音之一種，可是，連年自己在都市里放浪，村姑們的牌經已是我久違的了。

有人說，牌經是墮落的聲音之一種，這句話似乎是根據了賭博是墮落的行為而發的；然而，就享樂的生活着想，賭博既是消遣方法之一種，（此處專指純粹遊戲性質的賭博而言）則對于牌經有所非難，也難免方巾氣之譏了。

連年兵荒馬亂，生活在村鎮里的人們，對于打牌的興緻恐怕都已淺薄到了極頂；即使在牌經流行的季節，恐怕也難聽到幽倩的牌經了，這在我的精神上倒是一件小小的損失！

如墜五里霧中

空氣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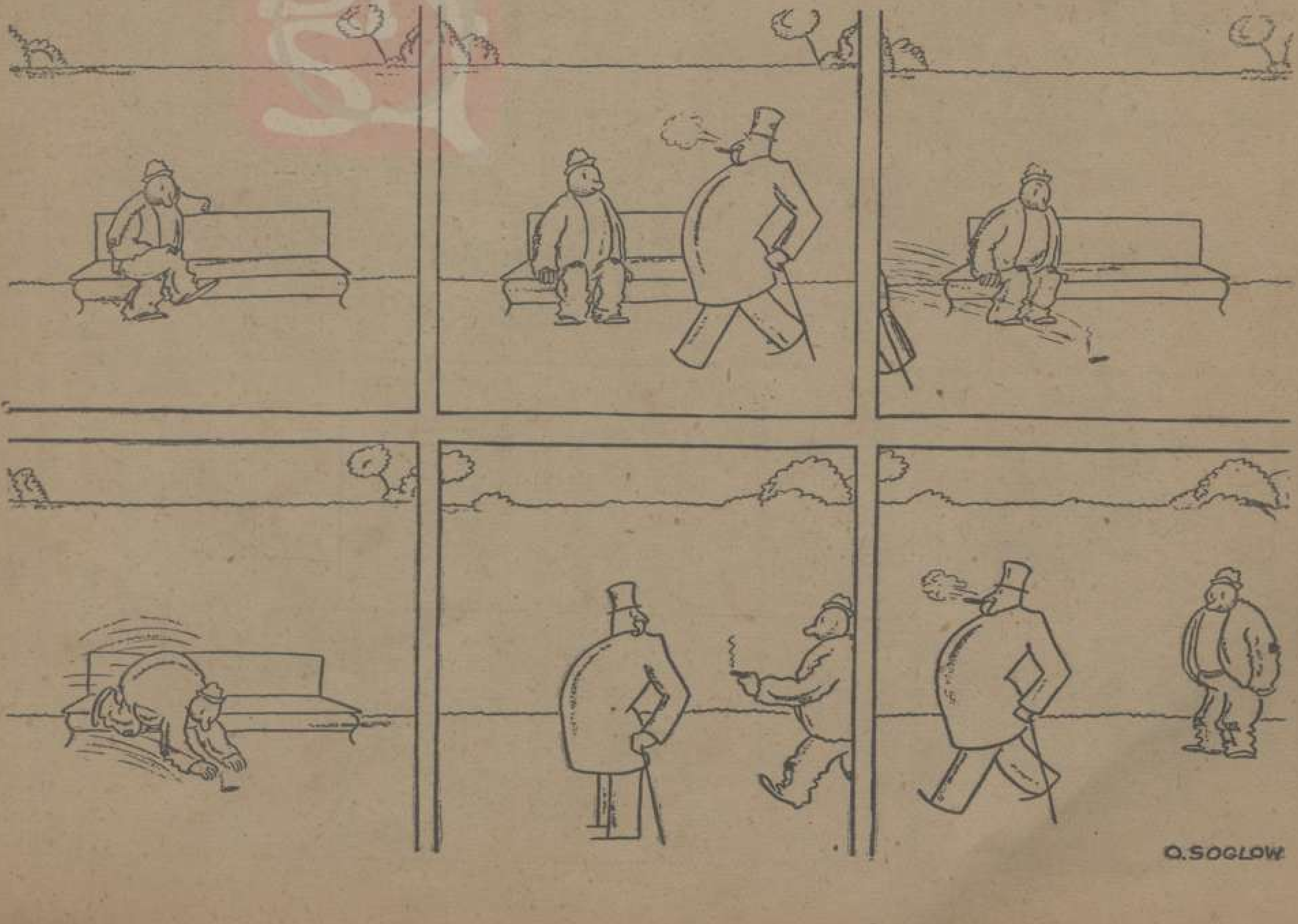
作如是觀

余忘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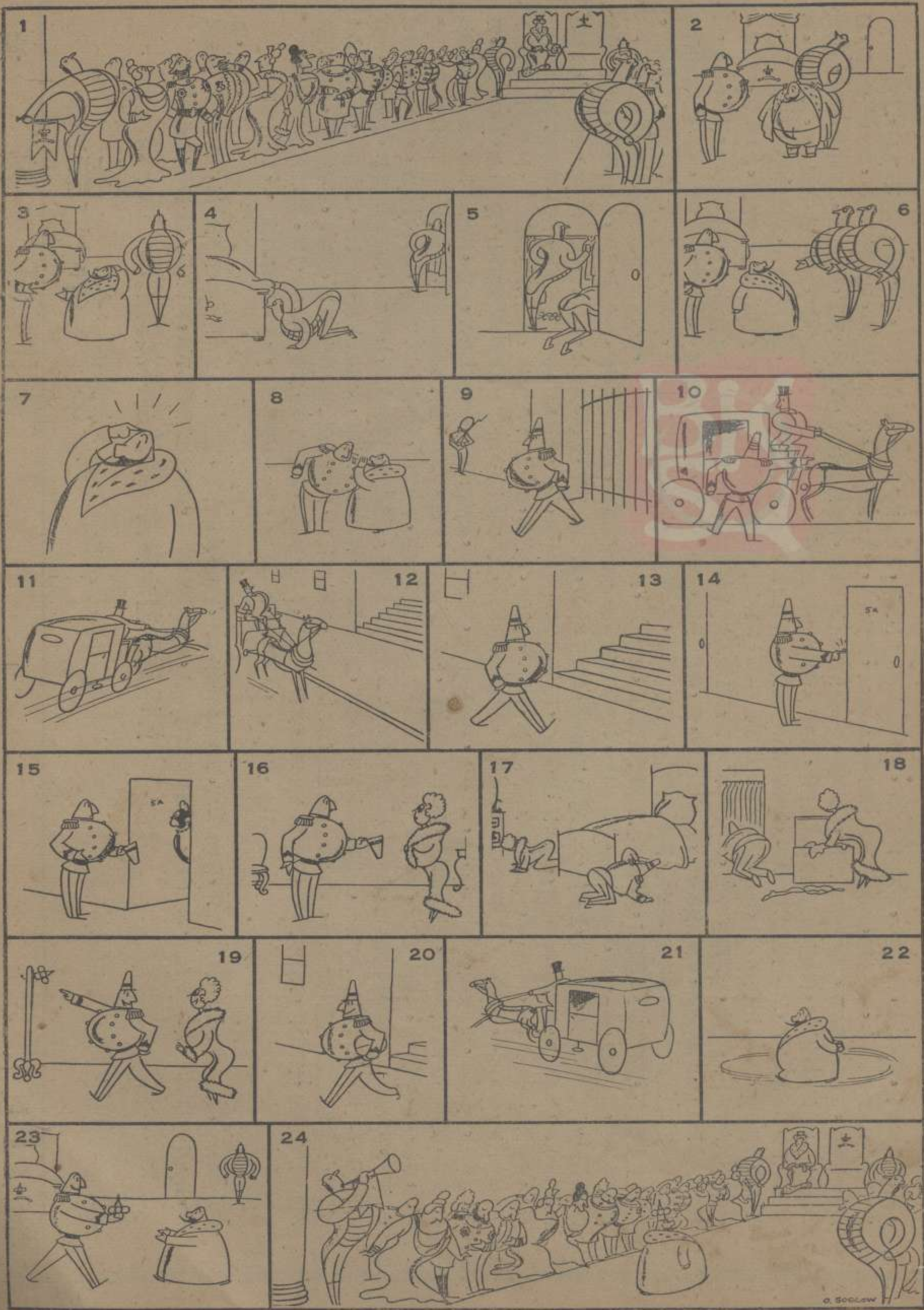
世界名作

幾幅沒有說明的畫

O. Soglow 作



登極之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5A
15
5A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O. SOGLOW

諸葛誠改編

桃花扇　（一）

第一回　避塵囂莫愁銷沉怨　聽稗史柳寓識蒼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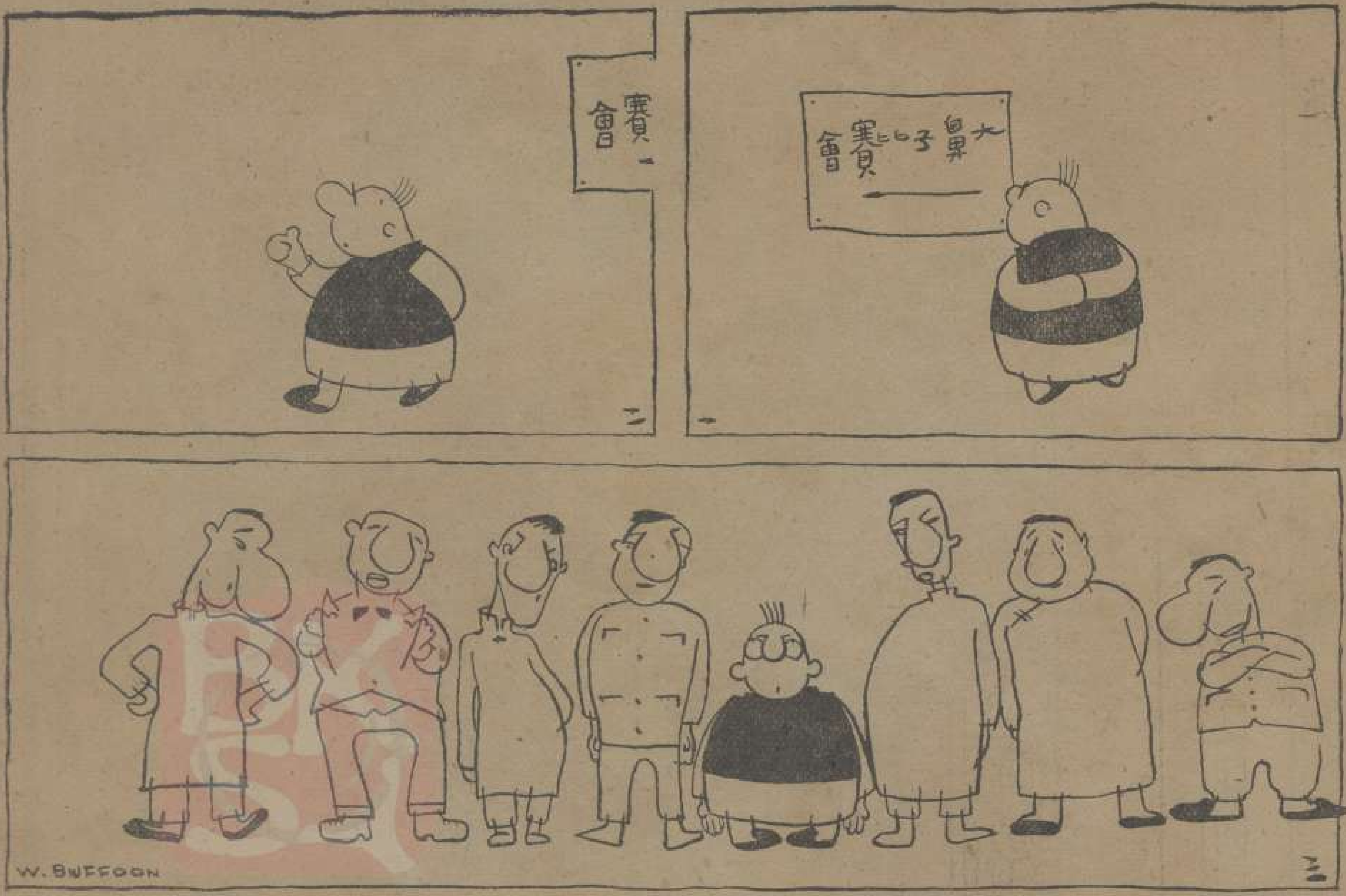
話說明代末葉。藩鎮紛紜。流寇作亂。鬧得江淮兩地天翻地覆。待到昏主弘光立位。每日裏祗知道徵歌選舞。寵信奸讒。禍深不知自拔。有明三百年的江山。就這樣輕輕的被斷送了。這部桃花扇。借兒女私情。溫柔佳話。表出一段興亡遺跡。其中大半是明代實事。可以當長歌。所以代痛哭。可以弔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山邱。正是。

往事南朝一夢中。。　興亡轉瞬鬧秋蟲。。　多情最是侯公子。。　消受桃花扇底風。。

却說南京古爲帝王之都。形勢雄偉。尤多勝地。那莫愁湖畔。風景最是宜人。在那垂楊深處。現出一帶白色粉牆。中有小樓靜寂。院落沉沉。裏面住了一位當代名士侯方域。這位侯公子。字朝宗。乃世家子弟。原籍河南歸德縣。先祖做過太常。老父做過司徒。這位侯公子去年來京。南闈下第之後。本打算回轉家鄉。因爲這時候流寇作亂。烽烟未靖。由南京去歸德又路程遙遠。在這兵荒馬亂時代。怎的通行得過。只好暫時住在這裏避避難了。不知不覺的過了一年。又是仲春時候。碧草粘天。黃塵匝地。侯公子客居異地。觸景生愁。自然格外牽掛起家鄉來。他雖身住在莫愁地方。其實心裏愁正多得緊呢。好在復社兩位社友陳定生吳次尾。寓在蔡益所書坊。時常往來。倒也不覺寂寞。今日侯公子一覺醒來。已經不早。頓時記起陳吳二位社友約到冶城道院。同看梅花。須要早去纔是。連忙起身。梳洗已畢。卽行出門。向冶城道院而來。那曉得二位社友已經先到道院。正在那裏閒談。那陳定生字貞慧。是江蘇宜興縣人氏。吳次尾字應箕。原籍在河南貴池縣興孝鄉。爲侯公子的同鄉。且說陳定生問吳次尾道。次兄。可知流寇消息麼。吳次尾應道。昨見邸鈔。流寇連敗官兵。漸逼京師。那寧南侯左良玉。還軍襄陽。中原無人。大事已不可問。我輩且看春光罷。說罷。二人連連嘆惜起來。恰巧這時侯公子也已趕到。上前與二人見禮畢。說道。兩位社兄。果然早到。吳次尾道。豈敢爽約。陳定生說道。小弟已著人打掃道院。沽酒相待。話猶未了。只見家僮急上前說道。稟相公。來遲了。請同罷。陳定生問道。怎麼來遲了。家僮稟道。魏府徐公子要請客看花。一座大大道院。早已被他們占滿了。侯公子一聽如此。無可奈何。說道。既是這等。且到秦淮水榭。一訪佳麗。倒也有趣。吳次尾道。依我說。不必遠去。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說書最妙。曾見賞於吳橋范大司馬。桐城何老相國。聞他在此作寓。何不同往一聽。消遣春愁。陳定生道。這也好。却不料侯公子因那柳敬亭新投奸黨餘孽阮大鋮作門客。去聽他說書。大大的不贊成。怒容滿面的說道。那柳麻子新做了閹兒阮鬍子的門客。這樣人說書。不聽也罷了。吳次尾道。兄還不知。阮鬍子漏網餘生。不肯退藏。還在這裏畜養聲伎。結納朝紳。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公討其罪。那班門客纔曉的他是崔魏逆黨。不待曲終。拂衣散盡。這柳麻子也在其內。豈不可敬。侯公子這才聽了一驚道。呵呀。竟不知此輩中也有豪傑。該去物色的。於是主僕四人。一同出了道院。就向柳敬亭住處而來。不知不覺已經走到柳家。家僮向三位公子稟道。此間是了。待我叫門。說罷就大聲叫道。柳麻子在家麼。陳定生喝道。咭。他是江湖名士。稱他柳相公纔是。怎好這般無禮。家僮忙又改口叫道。柳相公開門。却說這柳敬亭。這日正在家中閒坐。聞得門外有人叫他。忙出來把門開了。一見是陳定生吳次尾二位相公。就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陳吳二位相公。老漢失迎了。又問侯公子道。此位何人。陳定生說道。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當今名士。久慕清談。特來領教。柳敬亭連道不敢不敢。請到裏廂獻茶。大家謙虛一番。走入客房。各自坐下。柳敬亭開口說道。相公們都是讀書君子。甚麼史記通鑑不曾看熟。倒來聽老漢的俗談。侯公子道。不必過謙。就求賜教。柳敬亭道。既蒙光降。老漢也不敢推辭。只怕演義盲詞難入尊耳。沒奈何。且把相公們讀的論語說一章罷。侯公子道。這也奇了。論語知何說的。柳敬亭笑着說道。相公說得。老漢就說不得。今日偏要假斯文。說他一回。說罷就走上坐。敲起鼓板。先說了四句開場道。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隨卽把醒木一拍。說道。敢告列位。今日所說。不是別的。是魯論太師摯適齊全章。這一章書。是申魯三家僭竊之罪。表孔聖人正樂之功。當時周轍既東。魯道衰微。三家者以雍徹。季化八佾舞於庭。僭竊之罪已走到了盡頭了。我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那些樂官。一箇箇愧悔交集。

唐銘生作畫

牛鼻子軼傳　　大中自由大　　黃堯作



我們底老哥

羅伽

我們底老哥雨林先生，是天下第一個『規矩人』，我們底老哥常常自稱著，於是，我們也就這樣承認著。

『做人應該規矩，我是最規矩的人』我們底老哥在大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以後，他總是這樣說，並且表示做『規矩人』是有無上的光榮的。

『如何才方算是規矩呢？我們底老哥』。我們這樣問。

『規矩，總之規矩就得啦！總之，總之第一要不好色，不好色。』說這句話時，我們底老哥，是滿莊重的。

春來了，春風吹得我們底老哥『逸興遄飛』，當他和我們一同在馬路上蹓躂的時候，他底眼睛老向女人身上亂瞥，嘴唇上也挂上了一個貪婪的笑，於是，我們覺察了我們底老哥底戀態，而故意地問道：

『我們底老哥，做規矩人第一要不好色，是不是』？

『是嘛！第一要不好色』

那末，在馬路上看女人底肥臀，總不能算是好色吧』？我們扮著鬼臉。

『那個，那個是鑑賞藝術，自然不是好色』。一朵桃花，飛上我們底老哥底面頰。

此後，我們要出去閒逛常向雨林先生招呼道：

『鑑賞藝術去，老哥』。

不，我想寫稿。

這倒引起了我們底奇異，每天，我們雨林先生讀論語古文觀止，而從來不曾看見他提筆，除了寫信給他底父親大人。

『稿子底題目，可以讓我們知道嗎』？

『我想著一部新文學文心彫龍，從前不是有一部文心彫龍嗎？現在的新文學太不像樣，所以我要著書糾正』。

『哦！恭喜，恭喜，我們底老哥！我們底大作家』！這時，我們只有笑。

過了幾天，我們底老哥又在讀論語了！

『新文學文心彫龍脫稿了沒有』？我們問。

『這幾天心緒惡劣，所以不想做』。

『看電影散悶去，我請客』。

『唔……也好，不過，不宜多看，不宜多看』。我們底老哥馬上翻報紙，看電影廣告。

最後決定到某戲院看草裙舞，這是我們底老哥底主張，因爲是去『鑑賞藝術』。

批亞娜梵華鈴底旋律中，一位少女出現在臺上了，是那麼肉感，那麼富於誘惑力啊！而我們底老哥，在得意地笑著，兩隻眼睛，饕餮似的釘住了舞女底大腿，他是有點『飄飄然』了哪！

歸途中，雨林老哥大大地稱贊草裙舞，是天下最偉大的藝術，足以沁人心脾，開胃消食，大有益於身體云云。

這天晚上，我們底老哥不曾歸寓，一連數晚，他是不知宿在那一個地方的？我們懷疑著。

禮拜日上午，我們底老哥悄悄地來了，而寓所中，只有我一個人在著，於是他皺眉道：

『我生了淋病了』！

『哦…唔！……』我默然，雨林老哥底頭低著，以後，雨林老哥底頭，總是垂著的。

「梅子黃時」，是爛熟的妖媚節季；一鬢輕彩，薄如蟬翼，女性婀娜的姿態，又在這迷人的五月出現啦！

薛志英作

海外名作介紹

以動物生活作背景的

寫實派裝飾漫畫

1 獵鳥者

2 加鐵鳥瞰

3 海馬之島

4 阿非利之狩獵者

果皮是有人掃的

邵綺芳作

吞下一枚炸彈

紫驪

逗弄年青人的心的春季哪！

在遼遠的珠江之濱，靜家寄給我一封長長的信，這封信是用不少的得意的字眼所連綴而成的，因爲，他就要結婚了。

在信的開首，是一句極其侮慢的驕語，他說：

「紫！如果耶和華爲着青年人開了幸福之門，那末，我卽是第一個挺身而入，受耶和華的恩賜的人，而你呢？在那一天，我可以看到你，挽著愛人的胳膊進來。……」

這信里，他還用了一些美豔的字，形容他的愛人，如春花一樣美麗，如松柏一樣貞靜；繼著，又添上一點關於婚後蜜月滋味的預測。自然，這種富於挑撥性的信，是對於一個單身漢的激動，或竟近乎侮辱。

被嫉妬噛嚙著的脆弱的感情，使我顧不到友誼的可貴，而寫了一封對於將要結婚的人，極其難堪的信，記得曾這樣說；

『……如果耶和華爲著年青人開了痛苦之門，那末，你卽是第一個挺身而入，受耶和華的懲罰的人。而我呢！却在我自已一貫的態度裏，微笑地看你受罪，因爲，你冒險地吞了一枚炸彈。你可知道？一個美麗的妻子。就是一枚重磅的炸彈，你這傻子！在那一天，你的夢會醒悟過來。…』

時間偷偷他爬過了夏，爬過了秋，靜家是不曾有信給我，這自然是爲了我掃了他的興，但我却有點感到歉然的。

是蠟梅又開了的冬季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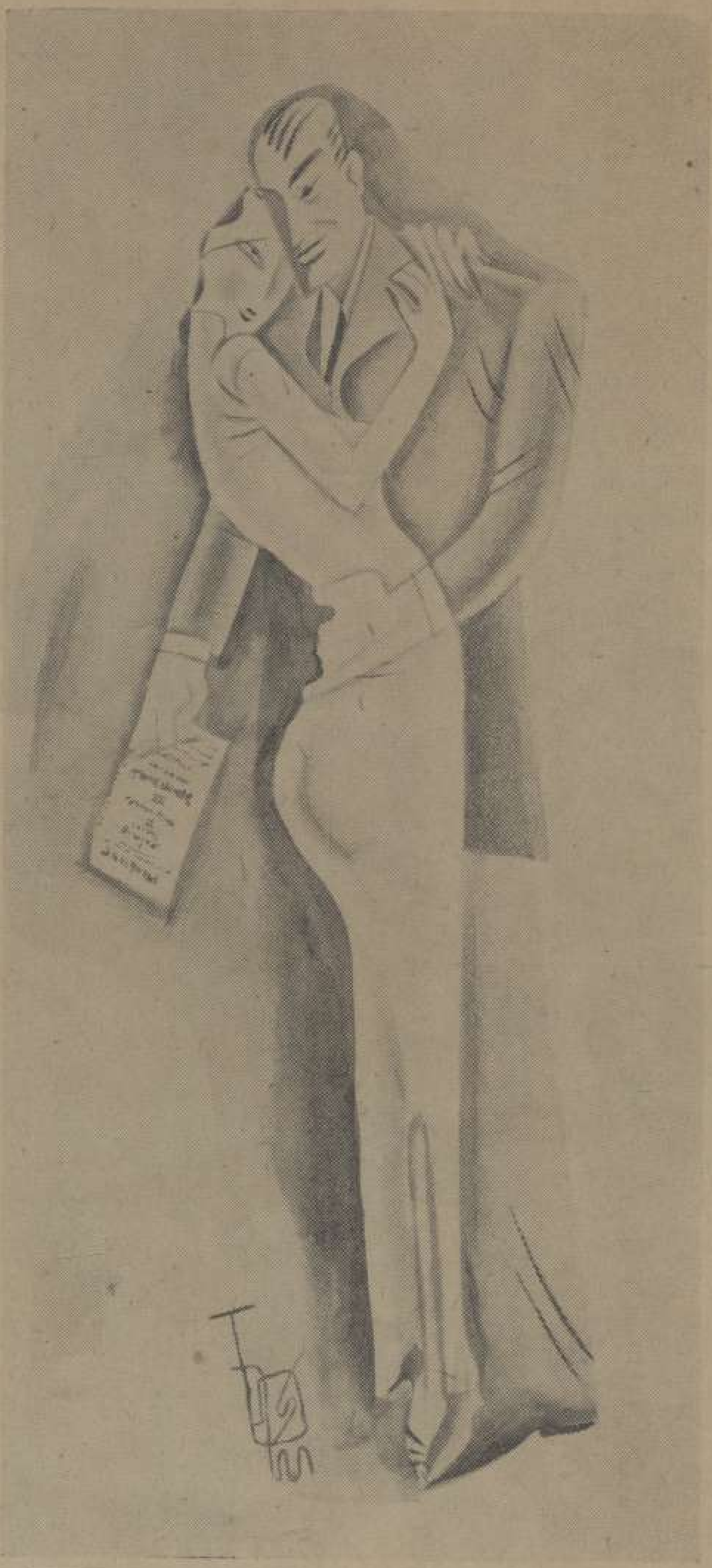
靜家的信却又來了，這一次是這樣寫著：

『……是的，正如你所說，我吞了一枚重磅的炸彈，而這炸彈，現在終於爆發了，牠毀了我的心，毀了我的一切美麗的希望。

『她用巧妙的修辭，構成了一個丈夫的罪狀，她用無稽的謊言，作爲我對於她的愛情動搖的證據，而在前夜，她悄悄地走了。當她臨走以前，她曾投我以極卑鄙的咒語，以及極難忍的冷笑，而她却終於悄悄的走了。

紫！試問你，現在我應該笑？還是應該哭？』

我靜靜地讀完了這封信以後，我又學習了人生哲學的一課哪！



親愛的，銀幕上到此就會上來一個 FADE IN（淡入）我們現在該怎樣？

丁聰作

代辦代定代理發行全國各種畫報雜誌六百餘種歡迎參閱

上海雜誌公司代定雜誌可以得到安全保障

實業部註册無限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四馬路三四一號

電話九五一二四

烏龜哲學

烏龜最使人值得佩服的，那是牠的忍耐和鎮靜工夫；當牠被人踏了一脚，牠便會馬上把頭脚都縮進殼裏去，一動也不動，無論你再怎樣去欺侮牠，牠總是不會把頭伸出來的，雖然牠也有牠的嘴牙，可是「咬」的一字，在烏龜字典上，是不會有的。

其實，烏龜之有如是忍耐和鎮靜的工夫者，祗因爲牠的四肢太短，並且沒有勁，不要說人去欺侮了牠沒有辦法抵抗，卽使其牠動物在有意跟牠爲難的時候，也一樣絲毫沒能力去和人較量一下；於是乎牠爲恐防外間的侵襲，牠祗有生長着那麼堅而且硬的軀殼；要是一旦有誰去和牠爲難的時候，牠祗有把頭和四肢往牠的軀殼裏一縮，牠就覺得很安謐了，除非去破壞了牠的軀殼。

烏龜還有一種僥倖心，牠的僥倖比無論甚麼東西都厲害；這一回不能達到牠的目的，牠決不灰心，牠仍舊會得再奮鬥第二次的，甚至三次四次也不一定，據凡人家明知道牠沒能力做到的事，牠自會事不量力地進行 ， 這就是「烏龜爬門檻，但看比一番」；但我們不能小看了牠，或者有一次被牠如願以償，那就任所欲爲了。

江棟良作

嗯！　咦？　嘻！　哇！

曹琬瑛作

吻迷

——一幕學生喜劇

述古

話說上海的××大學，這是國立的；原分兩部：一大學部，一中學部。總計學生不下二千人，規模要算頗大。先前校風也還不差，學生尚肯安心向學。自從經過一場風潮，正式校長改作代理校長，凡事就要較爲「推板」一些。校長也許因爲環境不良，感覺代理不夠勁兒，可以馬虎就馬虎過去。這兒是男女同校，但除同堂受課而外，男宿舍，女宿舍，門禁森嚴，界限分明。平日男女同學間亦相安無事，很少發生過曖昧趣聞。至於一年一度西宮開放的時候，也要照例失掉一點什麼照片啦，手帕啦，不過比之北平某校因爲這些小事引起衝突，學生會大登啓事，代表發表談話，雙方互相攻擊，鬧得許久不休，究竟相差遙遠了。

附中有一男生，名叫李有年，年青，是奇怪的「吻迷」。平日循規蹈矩，態度溫文冷靜，不喜與女人接近，不善與女人交談，但他却有一種怪癖，就是酷嗜女明星的照相，自阜后皇娥小燕野貓而至跳草裙舞的甜姐，畫黑眼圈的蛇精，凡這些國產明星的相片，他都愛之若命，購集殆盡。大大小小，形形色色，聚藏有一小箱之多。每當室內無人之際，他豪興一來，就取出一一狂吻，吻過之後，又復鄭重納入，保管如初。竊窺他這內幕的同學，就戲呼爲「吻迷」，蓋言其沉迷於吻之意也。

春天來了，春色惱人，貓也要叫春，春所給予於青年人性的煩悶者自然尤要特別大。青年的季候病，時令一到，等於吞下一顆巨量的炸彈，碰動引擎，勢必至於一觸就要爆發的。

喜劇就此開演了。

一天，會有女生江傑英在教室獨自奏琴，他一見之下，心就飄飄然。江小姐與他又非同班，又非素識，他是素性那麼畏怕女人，一時當然不敢下手，無奈這撩人心魂的春天，總纏住他作怪，他見這位穿著鮮妍身材苗條的紅衣姑娘，看去倍增肉感；而且，那幽揚婉轉的琴音，伴著他清澈嬌弱的歌聲，格外有些迷人，他的靈魂，因而就完全陶醉了。

他在教室外兜了一陣圈子，青春的慾火更強烈地燃燒著他的心，勃勃欲試，但又感覺下手爲難。他最後勇氣終於擠出了，走進教室關住門，一個猛虎搏牛的姿勢，雙手把她摟在懷裏，使盡吃奶的氣力，就是一陣狂吻，吻過之後，從窗口裏跳出去，無聲無響地逃走了。那位江小姐受過這番「蹂躪」，氣憤不過，急忙趕往訓育處哭訴，訓育員追問那個學生的名姓，她却茫然不知，說如果看到人了，面貌倒不難辨認得來的。於是只得令其暫時退去，答復容再設法處理。

李有年闖下這場滔天大禍，逃出在外，三天不敢回校，早晚點名，四覓不見，他又未請過假，所以學校却已疑心他就是畏罪規避的。後來等他回來，學校當局就召集中學部全體學生，特給這位江小姐，指明究竟誰爲「罪首」；江小姐一見李有年，就指證著他，他一味狡賴，死也不肯「直認不諱」，要她說出他的姓名，她仍舊茫然。學校當局雖明知此事大抵水落石出，但因爲他的堅持否認，最後也只好輕輕地記一小過了事。這一幕喜劇，當時轟動了整個××學校，許多時候以後，大家還引爲談助的資料，至此，李有年的「吻迷」，其名益著。某次，我到該校去玩，路過網球場，被一位朋友指點那女主角給我看，她穿著短小華麗的衣着，正在那兒拍球，婀娜多姿，健康美確是有一點的。此是前話，還再拖條「相應聲明」的尾巴吧。

愼自北平袁市長，——大抵是天下太平，無事可爲吧，取締公立中學師範，男女同校而後，據說他現在又決要對私立中等學校實行開刀了；步步肅清的辦法，也許是深得「堅壁清野，穩紮穩打」的衣缽眞傳的。

然而，此等事，在今日是看不完的，我也並不怎樣大驚失色，僅僅令我想起上述的一幕學生喜劇而已，這當然也可說是男女同學的流弊所致。不過如其有人就誤會我是爲袁市長「作倀」，替袁市長減過，那思想未免太固執，直覺亦未免太銳敏，恕我使句誇大的紳士語：眞是「燕雀不知鴻鵠之志」，我這短小的用意所在，未必就給人的尺度量得準確，倒不妨再去推求一下這種不良現象結成的原因：「吻迷」的故事，至此就眞正完了。

一九三五，五，二，八時一刻。

論臭蟲

胡沙

宇宙之大，蒼蠅之微，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可以談談寫寫的。記述名人行止和介紹偉人事傳，在近日的文化界，眞是鬧熱一時，但關於談臭蟲的文章却很少見。其實臭蟲可論列的地方，幷不怎樣少於希特拉。

南方人稱臭蟲爲「木虱」。無論蟲也好，虱也好，認其爲下賤的東西，却是南北一致的；『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嗎？」這樣話，連最沒出息的阿Q也會歪着頭說。

記曾讀過一首打油詩，開卷就是『一生最惡鼠蠅蚊，』詩人的風雅，我不敢過附。老鼠性貪盜竊，不錯，按法應科割坐牢的；但祇會踏風車，又會男娶女嫁，比集團結婚還好看，差不多是孩子們所熟知的，這機智可就不小，很久以前不知什麼人給機智起個綽號叫做「天才」，「天才」是值得欽佩的，不能相容的話，你也大可以養兩頭貓，——冒充貓喊當然也可以——恐嚇恐嚇，便太平無事了。暑天的蒼蠅之所以惹人厭惡，大概因爲牠是個饞嘴貨。但牠不至使人感到切膚之痛，而又有些學者，軍閥們之哼哼風度，來前去後，總愛嗡嗡然發表長篇大論，像是自鳴不朽，最低限度，亦不失爲敢笑敢哭；不歡喜的時候，你也儘可揮之使去，或者賞牠幾個掌心雷，便又太平無事了。這兩種紳士都是不難根本解決的。蚊子更無問題。牠的戰術是「鳴鼓而攻之，」那樣英雄氣概，在這「×××」走紅運的年頭，中國還未見有幾位民族英雄出世應酬，似乎還要表而揚之，以爲丘八丘九們的師訓。惟有臭蟲之爲物，既無蚊子胆量，亦無鼠子的乖巧，饞嘴則比蒼蠅還利害；渺小像一粒芝蔴，黑黝黝的像一點塵污，老路像烏龜，那副蠢頭蠢腦的尊範又十足豬玀的模樣，足跡所至，拉屎遺之，放起屁來是臭不可當的，而又專好放屁，所謂「四醜具，二難並」，一些都是鼠蠅蚊所不及的。

而且，牠專會和人們搗蛋，却又沒有多大企圖，祇要吸到一點點血，就心滿意足了。牠是見不得太陽的，永遠閃躲在衣縫，枕角，板隙，床底裏，盡量迴避人們

無題

金沫作

蘇曼殊詩

平原落日馬蕭蕭　賸有山僧賦大招

最是令人悽絕處　垂亭了畔柳波橋

何之碩作

的眼睛，一到黑夜，才紛紛像幽靈般出沒，偷偷摸摸地活像個「家賊」。

講到牠活動的範圍，也眞夠大得可以，全中國通都大邑，處處都滿佈着牠們的集團，外國也有，大英帝國治下的香港，衛生設施是素稱講究的，然而，信不信由你：那裏的臭蟲，比任何地方都來得大而且多。凡是過往客商幾無人不蒙過牠的光顧，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到臭蟲和「西洋文明」多少有點關係，也許殖民地的社會環境，特別適宜於臭蟲的生長吧？

對付臭蟲，眞是一件絕頂麻煩的事，牠裝聾賣啞，是不可理喻的，常常是不聲不響地在背裏咬你一口，或者竟然放一個臭屁，你自然怒啦，於是，跳起來叫，瞧，找，牠已擕身鬼似的逃之夭夭了。若果你是大睡的，那就光顧了通宵整夜，你也無從知道，天亮醒來，摸摸遍身皮膚滿浮起的小疙瘩，你還疑心是患了什麼奇難雜症呢！——總而言之，臭蟲并不是英雄，祇是慣用暗箭的無名小卒，不容易被人發見的。卽使時有近夫「自行失足落水」的撞入你的手眼裏，你也輕易想不出一個善後辦法。歎教，不曉；硬斥，不懂；咬死牠嗎？得提防中毒；那麼燒死或揉死牠吧？屁滴四射，薰你一個頭昏眼暈，這種勝利着實不大合算；一不小心，牠就沿着你的手臂溜走，那更晦氣了。所以，臭蟲才是世界上最討厭的傢伙，也是世界上最善於討小便宜的傢伙。因其善於討小便宜故也，世上有許多人，便也學起臭蟲的行徑來；教壞兒孫，——這班小徒弟也是和他祖師一樣討人厭和一樣難於對付的。

依我的意見。最好還是三個不理會，牠們既有意逃避人們的視線，大家就不必把牠放在心眼裏，橫豎小鬼不會披起法師的袈裟，臭蟲能給人們以致命的傷害，請放心，那非但于古無徵，簡直中外未聞，以其認眞起來和牠槍來劍擋，戳穿臭皮囊、雖說還未有「遺臭萬年」的資格，但弄得一股臊兒臭氣冲鼻，倒不如寬容大量讓牠自已來獻醜獻醜，給寂寞的人羣一點兒笑樂的資料，不久，也就無聲無臭地枯死在那黑暗的角落裏；任牠這樣自生自滅，倒落得自已手干腳淨，豈不妙哉?!善哉?!

對待那些與臭蟲型典相類的小丑們，我想，也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

怕見太陽的東西，是沒有的久長生命的。

一九三五，四，二四。

春之哀悼

沙

春，初戀女似的踰過了冬底寒塞來到人間，蹣跚地，又從人間的奔忙中溜走了。

有醉人的太陽，有蕩人魂的風，還有，那使宇宙紛亂的女人的膀子——一個妖媚的箭手哪！

燕燕歸來時，投在情人懷臂中的情人說：『春來啦』！供養在畫籠中的鸚鵡說：『春來啦』！

是的，春已沾在蜂迷蝶戀花枝上，春已落在蜻蜓點綴的綠蘋上，春已寄托在呢喃的鳥語和情侶們的輕言微笑上，春已飛上了彎彎的眉梢和梵娥鈴的銀絃上了。

芳菲綴滿了園林，桃紅染遍了春江水——春，是豔冶的！但在人們的生命却染着絕望的灰色，華麗的外衣內却

包藏着沉甸的悲哀。誰要這樣的春天呢？

春天，春天，吉波賽的流淚羣，是沒有春天的。

往來營擾於職業線上的人們，祇感到筋力的疲瘁和艱苦的煎熬，顛沛流離於失業線上的人們，祇憂懼着飢餓與死亡的命運是一天天逼近，誰也不會留意到什麼是自然的美境，什麼是造物的恩惠。卽使枯紅的眼球有時碰見爬出圍牆外的嬌紅姹紫，至多也不過慵淡地哼一聲『唔，又是正月——二月』或者『三月』吧了，誰能有其閒雅的情趣，守着黃鶯兒替花兒祝福？流浪的吉波賽人是沒有春天的啊！

感傷的詩人說：春天是孩子們的。年老的母親說：春天是孩子們的。哦！也許是春天眞是屬於孩子們的。不過，管牠什麼春天不春天，孩子們的心祇希望有人愛。

大人們的心，也希望有人愛。

溫溫的眼波，紅暈的臉龐，維娜絲的柔情，安琪兒的模樣，那顆心不跳動呢？然而，生活的齒輪急劇地在時代的鐵軌上狂轉，是毫不顧惜地把許多寫意的Lomancis粉碎了。

那麼，春天裏就沒有歡樂了嗎？

不，決不！

歡樂，是春天的靈魂——從溜冰場搬到花叢來的小姐哥兒們，是深懂得歡樂的意味的，她們永遠（？）有春天，她們永遠（？）有笑。

至於我們的笑，我們的春天呢？思悠悠的情緒呀！

每天的清晨，通過露珠的風像美人的呼吸，播送着一陣陣煦和的氣氛，於這興奮的俄頃中，匪在死林裏的希望是醒了，可是，不也就在這俄頃中完了嗎？除了滿臉腔的倦容和幾聲沉長的歎息外，人們還得到些什麼呢，當啼紫的落日吻着西山的時候，當星星伴着黑夜入夢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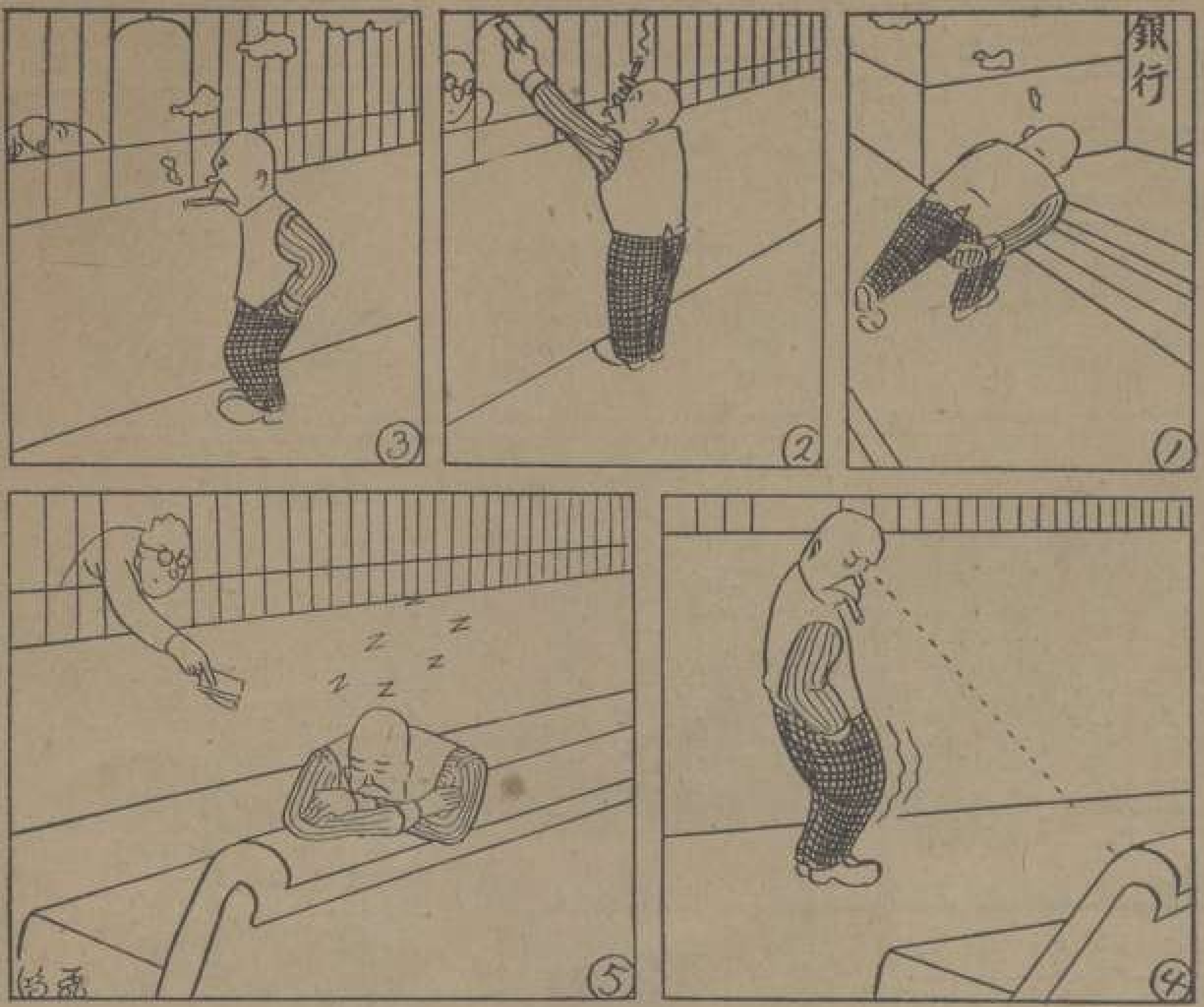
大家都這樣懷想着：祇要生活的羈套別拉得太緊，在這春天裏，我們也許會有笑的。

大家又都這樣相信着：我們的春天還未來哪！然而，我們將會有我們的春天的；我們的春天將是一切歡樂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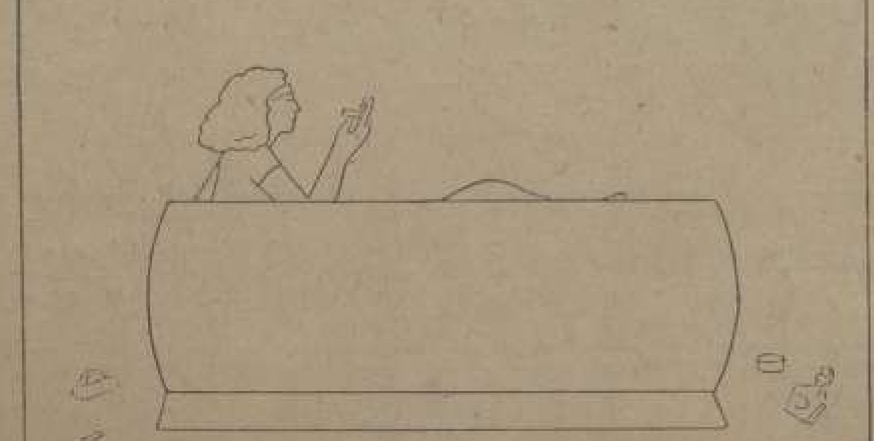
現在，這來了的春天又去了，牠從沒有爲人們留下一些什麼——沒有給人們在心靈上打上一個幸福的烙印，也沒有給人們在心靈上抹掉那個慘悽的烙印。去了，就讓牠去了吧，這并不是我們的春天呢！

提款

張鴻飛作



（上圖）經理：有沒有一千元保證金。求職業者：倘使我有一千元，我也不需要這個職了。



最後一次的修飾

胡同光作

現象圖書刊行社遷移後的新計劃

七折優待　基本長年定戶

本社出版「現象」「現象漫畫」「健美與藝術」三種雜誌爲優待讀者起見特訂長年七折定閱辦法凡自即日起預定本社出版下列表內各種圖書半年或全年者均按定價七折計算惟以直接向本社定書爲限經售處定閱照舊七月半截止

書名	另售每册	半年六册		全年十二册		郵費
		原價	七折	原價	七折	
現象	二角	一元二角	八角四分	二元四角	一元六角八	本國在內 國外加半
現象漫畫	二角	一元二角	八角四分	二元四角	一元六角八	
健美與藝術	二角五分	一元五角	一元〇五分	二元八角	一元九角六	

現象六期彙訂本　徵求預約

「現象」圖畫雜誌創刊迄今已出六期每期銷數激增出版後即行銷售一空市面無法購補後來向隅者甚多爲答謝愛護本刊讀者起見特將現象一至六期再版彙訂一厚册內容分門別類重加整理編排印刷大見精緻定價一元二角預約大洋一元本埠預約者可先付半數七月半截止八月二十日出書時繳齊凡屬預約諸君概贈燙精美金字姓氏以留紀念不另取貲

六期彙訂特色

封面加厚　另繪三色圖案
改良編排　內容重加整理
六期封面　改作內容彩照
印刷精良　重做糢糊版子
文字加圖　尤見精緻美麗
不載廣告　全書純粹材料
便於翻閱　內容分門別類
贈燙金字　愈覺名貴美觀

讀者定書欵項本社委託何嘉程穎侯宓革故蔡企文四大律師代爲存儲銀行並負讀者一切經濟利益之責如遇中途停刊及意外事項保障退還定款

地址　上海南京路三九〇號四明儲蓄會三樓　電話九〇九六〇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發行

現象漫畫

第二期（每月十六日出版）

雜審會審查證審字一六〇〇號

漫畫編輯 萬籟鳴 周漢明
文字編輯 金笑驚
發行人 王蔚然
出版者 現象圖書刊行社 上海南京路三九〇號 電話九〇九六〇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三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

每册大洋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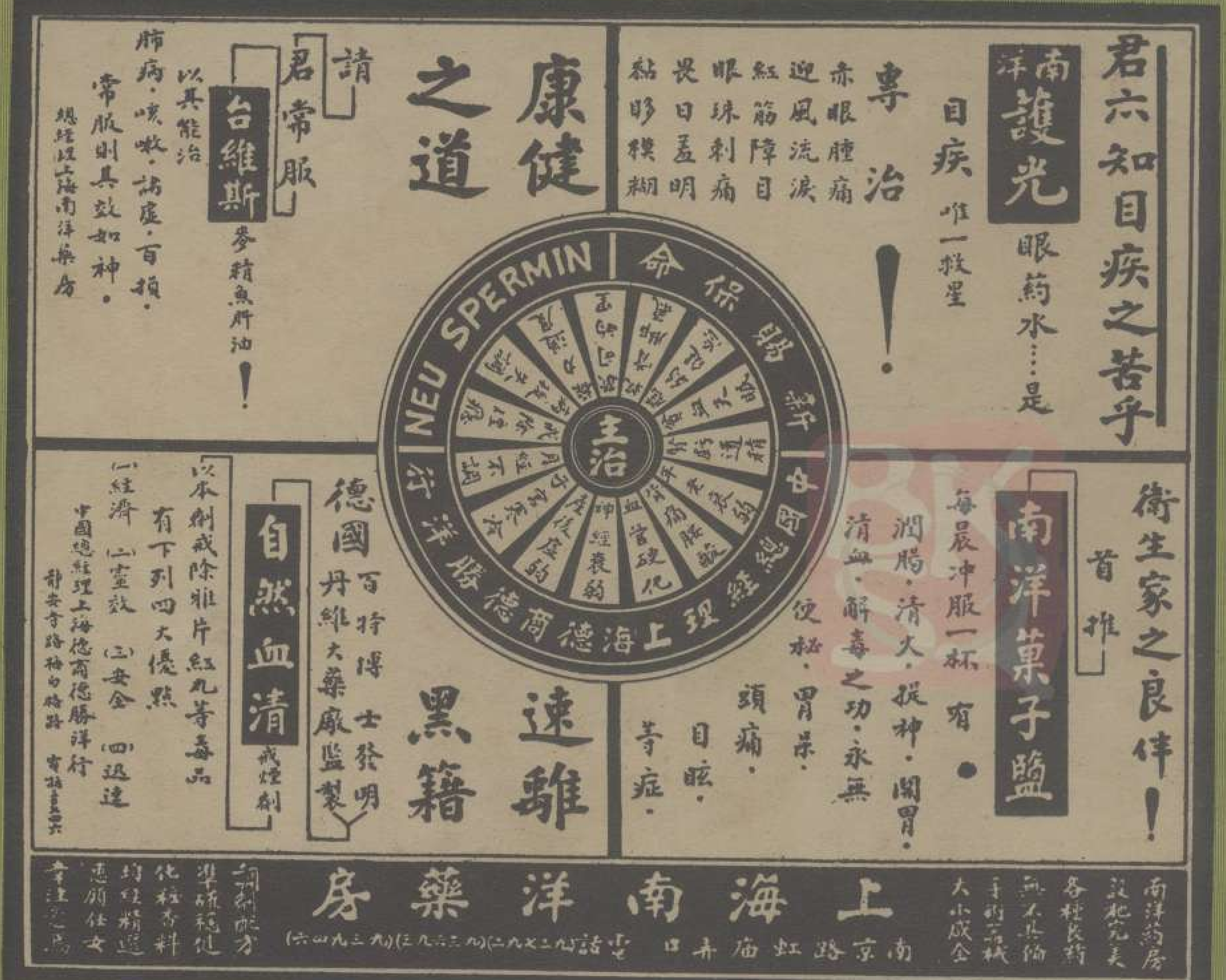
預定價目

自五月十五日起至六月底止預定七折

半年	六册	一元二角
全年	十二册	二元四角

國內寄費在內 報費現惠

外埠可用匯票匯寄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價作九五折算惟以半分至五分為限



廣告刊例

等別	地位	全頁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一等	底封面外	一百廿元		
二等	封底面內	一百元	六十元	
三等	普通地位	六十元	三十五元	十八元

現象
漫畫
2.